

好要兜樣的天昨比得顯都天今，西東的切一”

..... 些

的製趕的忙慌應不決是，品術藝的麗美與貴高
作的麗美而貴高最件一是正，界世的偉宏個遠而；

“ 品

記日的桂夏：作原溫吐克馬自節——



蕉風月刊

献书者：
郑成辉

日期：
11-1-00



峇厘少女 · 鍾泗濱 ·

目錄

封面：亞當與夏娃
 改版的話……………本社(3)

 文 藝 理 論

 文藝的個體主義……………魯文(4-5)
 文學上的風格是什麼?……………黃思騁(6-7)
 新詩的再革命……………凌冷(19)

 作 家 及 作 品

 一中耀目奪魄的寶石……………張兆(14-15)
 一評介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
 寂寞的 C.G. 蘿蕾蒂……………申強(20)

 遊 記

 太平山紀遊……………謝冰瑩(8-10)

 小 說

 禮服……………流金譯(12-13)
 「沽炸粿」之淚……………利權(16-18)

 散 文

 含羞草及其他……………原上草(22)

 童 話

 漂泊的心……………季薇(封三)

 新 詩

 海岸上的灰衣人……………周垂(11)
 八達嶺的早晨……………白堯(13)
 中午的鄉村……………覃子豪譯(12)
 古戰場……………平盾(7)

稿約

①本刊完全公開，歡迎外稿。

②本刊為文學期刊，凡屬於文學範圍之各種作品，如文藝理論、文藝作品的分析與評介、對青年作者的寫作指導、創作的經驗介紹、小說、詩歌、小品、散文、劇本、遊記、隨筆等等，一概接受。

③本刊對來稿得斟酌刪改，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④來稿務請用稿紙直行抄寫清楚，並於稿件末尾寫明真實姓名及中英文通訊地址，但發表時可用筆名。

⑤稿酬每千字五元至七元，來稿一經發表，當即奉具。

⑥來稿如不刊用，一律負責退稿，但請附寄退稿郵票及信封。

⑦來稿請寄下列地址：

No. 13, Road 201,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改版的話

——兼論馬華文藝的發展路向

本社

經過歷年的摸索和探討，我們深以為馬華文藝的發展路向已極清楚。先就世界文藝思潮的大脈絡說起：

在西方，文藝思潮發展到十四、十五世紀的「文藝復興時代」，起了一個「巨變」，那就是打破了長期「黑暗時代」以「神」為中心的思想，而發現了「人」——發現了「人」才是人類歷史的中心；發現了人類命運的決定者是「人」，而不是「神」。於是，文藝復興時代的作家與藝術家便是以「人」為中心，創作文學與藝術；肯定人的價值，提高人的尊嚴。這「人的發現」，這以「人」為中心的「人本主義」，是近代文學的泉源，是近代文化的張本。

可是到了十九世紀，「人」又在另一「極端思想」中沉淪了。

十九世紀，由於產業革命的結果，是西方「物質文明」急劇發展的世紀。在這個世紀中，哥白尼否定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達爾文否定了「人」在地球生命歷程中的中心地位；唯物心理學更否認了「意志」在人的生命歷程中的中心地位。於是，「物」是宇宙的中心，「物」是人類的歷史決定者，這唯物主義的思想便開始瀰漫着整個世界。

唯物主義一方面造成了崇拜「物質文明」、豪奪巧取的「資本主義」；另一方面造成了貶低人性、壓制個性、以希特拉等為代表的「集權主義」。表現在社會上，是人性低落、物慾橫流、人的尊嚴遭受着極度的侮蔑和剝奪。表現在文藝上，一方面是人性的墮落、苦悶與頹廢；另一方面則是對權威的歌頌、對教條的禮讚。這是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一般趨向。

就在這時候，「唯物思想」不期而然的開始動搖了。原子能時代的突然降臨，使人類發現了宇宙的中心並不是一「物」，而是一「能」；並且正是「人」，在發掘並啓用這宇宙的「能」，在改變宇宙、在征服太空、在開拓人類更廣闊的世界。

於是，人類又開始發見了「人」。「人」依然是人類歷史的中心，不是一「物」。只有人類自己的理性、意志與智慧，才能把人類從物慾中，從物的威脅中、權力的威脅中、戰爭的威脅中，拔救出來。「人」的價值正又重新被肯定着。

這是「人的再發現」。我們目前便處於這個「人的再發現」的時代。

近年來，物理學者已有哲學化的趨向，「人類學」已脫出於一般生物學的範圍正發展成爲一門新興科學；無疑的，文學與藝術亦必將波瀾壯闊的奔赴這個重新以「人」為中心的歷史路向。

至此，馬華文藝的發展路向已很清楚。

不過，就中華文化的變遷來說，馬華文藝的發展應更有另一層意義。在歷史上，中華文化有過五次大的變遷：第一次是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五胡亂華」；第二次是唐五代之「亂」；第三次是滿清入關；第四次是太平天國及清末民初之「亂」；第五次是抗戰及戰後的變亂。每次的變亂，都使中華文化由北逐漸的向南伸展。而這種伸展所代表的意義，又莫不是反投暴力及專橫的統治，覓求自由與人性的尊嚴。

時至今日，中華文化南下伸展，在「海外」已形成了三大「重鎮」：一是台灣，一是香港，一是星馬。雖然，在星馬我們華人除了發揚本身的文化之外，還正與其他兄弟民族共同建國、共同創建新文化，但作為中華文化「再生與新生的重鎮一點」，其意義却完全一樣。

文藝是人類文化活動的主要表徵。而人類文化活動的特性是愈能多接觸其他文化，愈能獲得新血、新的生命力，便愈能充實、豐富而多采多姿。就這一點來說，中華文化在「海外」，特別是在星馬，正如同當年西歐文化播種到「新大陸」一樣，它雖是古老文化的一脈相傳，但新的土壤却賦予它新的生機；在新的雨露中，它將長得更爲年青而健壯。

這是今天馬華文藝運動所具有的另一層意義。

「蕉風」這次的改版，便更加強調的標誌着上述的意義及路向。

時代，是「人的再發現」的時代。環境，是一個應可「在安定中求進步」的環境。

路向是清楚的，工作是清楚的；我們的問題就只有怎樣更加認真、更加踏實的「做」了。

「人性的尊嚴，生命的和諧」，是我們文藝創作的最高目標——是我們「做」的最高目標。在這個目標之下，我們對人類前途和中華文化抱有極爲堅定的信念。

在此，我們謹願與作者、讀者共勉！

文藝的個體主義

·魯文·

有些研究文藝的人們，愛把十七世紀以來到現在的文學分爲若干「主義」，例如甚麼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理性主義、寫實主義、自然主義，以及甚麼象徵主義、表現主義，甚麼超現實主義等等。其實，這樣的分類，只是爲了「研究」上的便利吧了——假如仔細去分析這些所謂「文藝批評專家」的分類，其中尙有許多矛盾的地方，因爲那些在當時執筆寫小說或者寫詩的作家，他們自己本身可能還不知道他是屬於甚麼主義呢；（當然，當十八世紀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互相拼殺的時候，那時的作家們，都擎着自己主義的旗幟的。）並且，有的作家的作品中，說它是古典的也可以，說它是浪漫的或寫實的也可以。例如法國的巴爾扎克，一般人都把他列爲浪漫主義的大將；可是，寫實主義的道路，却是他鋪出來的。類似這樣的情形，在世界文學史上，可謂司空常見。

不過，爲了和大家討論今後文藝的方向的方便起見，我還是簡略地把這些主義作個介紹吧！

古典主義：盛行於十七世紀的法國，因法王路易十四的昇平盛世，以及他的提倡，古典主義在十七世紀發展到最高峯，漸次波及英德等國。古典主義在文學最大的特點是：着重「理性」。這個理性，也就是「人性的探求」。因爲過於着重理性，慢慢地也就注意「秩序」和「形式」，追求「均整」與「端正」；相反地，他們却鄙棄人類精神上的幻想與「個性」。當然，好的古典主義也特別強調過「秩序的美」；但十八世紀以後的古典主義者，却自己把自己束縛起來，「秩序」是有了，但失却了「美」。浪漫主義：因爲古典主義過於着重理性，反而壓抑了「個性」。所以，浪漫主義等於是古典主義的反動，他們特別着重「個人意識」，他們要把他們如奔馬般的感情，毫無拘束地表現在大家的面前；他們反抗當時的宗教、偶像，以及他們祖傳下來的因襲與習慣；他們對新的事物有着幻想式的憧憬。

寫實主義：所謂「物極必反」，寫實主義則是浪漫主義的反動。寫實主義特別着重「客觀」與「真實」，他們反對浪漫主義的「主觀」與「個性」，對事物的分析，人物的刻劃，幾乎用科學的方法。它的長處是「逼真」，缺點則是一呆板——與「悲觀」，因爲這個社會上，「罪惡」比「善良」多，描寫真實就免不了千篇一律的描寫「罪惡」。

寫實主義的延續，則變成更爲科學化的「自然主義」，這是十九世紀跟着科學的發達而來的文藝思潮。

理想主義：主張「爲人生而藝術」，反對「爲藝術而藝術」。他們反

對寫實主義，也反對浪漫主義。他們在作品裏面加入作者的人生觀、抱負、主張，以及人生或社會的理想。

象徵主義：提出口號的是在十九世紀末法國一派的詩人，他們可以說

是寫實主義的反動。他們特別強調「主觀」，輕視絕對客觀的描繪。所謂象徵派的新詩或繪畫，迄今仍有一脈相承。

除以上各種主義外，尙有表現主義、人道主義、神祕主義，以及甚麼「超現實主義」「現代派」等。「超現實主義」又稱「新現實主義」；其實，這只能算是屬於政黨的「宣傳主義」。「現代派」的新詩則頗爲發達，他們不着重韻脚，不着重排列，有如散文的分句，而這些分句又是零亂排列着。現代派着重的、是象徵的、模糊迷離的意境，他們日後的成績如何，目前似尙難判定。

以上所論各種主義和派別，係就十七世紀以來外國文學而言。至於中國的新文藝運動，只是五四以後近數十年的事情。大體上說來，中國的作家，一種是寫實主義者，一種是理想主義者（爲人生而藝術），少之又少的則爲「個人主義」者。

星馬的文藝作家們，他們對文藝的看法亦不外以上三種。

所謂「寫實主義」的作家，其寫作觀點是「反映現實」，是「控訴罪惡」，是把這個腐敗的社會、詐惡的人心，「活生生」地呈獻在讀者的面前，他們自認爲是弱者的呼聲。這一派作家以前在中國會很有勢力，中國有幾個比較有名氣的作家，多爲寫實主義者。星馬有大部份作家們，仍然本着這個道路在走。雖然星馬的寫實主義者所寫的事物與中國作家所寫的不盡相同，但他們的理論觀點則是一樣的。

所謂「理想主義」者，他們寫作的動機是「爲人生而藝術」。他們主張文藝應大衆化、普遍化、平民化、口語化。他們雖然也揭露罪惡，但他們也創造善良的偶像，使人們不至於灰色與悲觀。

所謂「個人主義」者，其寫作觀點在於「個性」的發展，不拘於任何派別或主義，他們「爲文藝而文藝」。不過，「個人主義」在星馬似尙不能自成一派，因爲這個「個人主義」的帽子誰都怕戴的緣故。

除了以上三派外，星馬的愛好文藝的青年們，尙間或受到「鏡子旗子派」（恕自撰名詞）的影響。簡言之，這派作者或讀者們，不但要求文藝要像鏡子一樣反映現實，而且更要像旗子一樣領導羣衆。

此外，尚有什麼「七首文藝」、「戰鬥文藝」、「軍中文藝」、「工農兵文藝」等等。

從十七世紀以來，文藝的派別既如此之多，而且各派各家也都自成其說，也都產生過不少的曠世傑作，所以，使得我們這一代愛好文藝的人們，大有撲朔迷離、莫知所從的感覺。不過，從這些主義的演變過程中，倒可以使我們看到了一個「物極必反」的循環現象，例如浪漫主義是古典主義的反動，而寫實主義是浪漫主義的反動，理想主義、象徵主義又是寫實主義的反動，而個人主義也可以說是對以上各種主義的反動。

其實，各種主義都有其長處，也自有其短處；不過，有的長處多而短處較少吧了。我們如能在其中擇取短處較少的一種，而作為我們今後文藝的方向，這就對我們目前的星馬文藝大有裨益了。

筆者學疏才淺，本不願以什麼主義自居，但站在討論的立場上來說，我則對「個人主義」有所偏愛。不過，為了不使人在字義上發生誤解，我認爲把「個人主義」改爲「個體主義」則更合適。

我這裏所說的個體主義，並不是自我主義，更不是英雄主義。自我主義者主張自我爲中心，極容易忽視或輕視、抹煞他人的人格或見解，往往會演變爲英雄主義。自我主義是自私的；而個體主義則是平等的。個體主義者承認個人的意識，發揮個人的個性，尊重個人的尊嚴；但是，個體主義者也承認別人的意識、個性和尊嚴。所以，也可以說，個體主義即是自由主義，是不隸屬任何派別，任何主義的主義；但它却承認其他不同派別的主張或看法。

個體主義者的胸懷是廣闊的，是謙虛的，是容讓的。個體主義者不排斥他派他說，但個體主義有一個最大的原則是：

「文藝必須是文藝！」

所謂「文藝必須是文藝」，也就是說文藝應該獨立於所有文藝的「效果」之外。例如古典主義或理想主義者，認爲理性是重要的，認爲文藝應爲人生而服務。他們認爲文藝的某一方面的效果，可以改革人生，使人生向善。可是，請注意這只是「效果」，這只是「果」——却並不是文藝創作的「因」。假如把「效果」當作寫作的動機，這就無異於把文藝當作了工具。無論什麼事情，只要你一把它當作了「工具」使用，你就會慢慢地走到完全「實用」的地步（文藝雖有實用的用處，但并非爲了實用），作爲工具的東西，往往是狹小的，拘束的，結果就會完全失去了文藝應有的「美」的條件，恢復到古典主義時代所犯的毛病。

個體主義者也承認寫實主義者有好的作品，但個體主義者則絕對反對寫實主義者「唯有真實才是文藝」的獨裁作風。固然，寫實主義者確曾爲被欺侮被壓迫的人呼出不平的喊聲，他們確曾用最鋒利的筆觸刻繪出他們

那個時代的罪惡。可是，假如所有的作家都去傾全力而描繪罪惡的話，這對文藝則是一種形式上的約束。不客氣地說，中國近二三十年來所謂寫實主義的作品，何嘗不被套在一個「反映現實」的公式，使人一看開頭，就可以知道了類似悲慘的結局。而目前的星馬文藝界，又何嘗不是套用着這個「公式」？

而那些「鏡子派」的文藝批評家的說法，簡直近於胡說八道，他們根本不知文藝爲何物，只是跟着別人喊口號而已。試問古今中外最膾炙人口的作品，有幾篇起了鏡子和旗子的作用呢？老實說，主張文藝「鏡子派」的人們，只是爲了他們政治上的宣傳作用吧了。而文藝則應完全全和政治黨脫離關係。何況，目前世界上政黨如此之多，政綱如此之繁，那麼文藝的鏡子到底應照些甚麼人的嘴臉，旗子應喊那些口號，恐怕沒有一個人能把這個原則規定出來的吧？！

其他所謂「七首文藝」、「戰鬥文藝」、「軍中文藝」、「工農兵文藝」等等，這都是把文藝當作了「工具」使用——並且是只能當做某一主義某一集團的工具。假如你當了這邊的工具，就一定受另一邊的咒罵。文藝到此地步，才真的是曠古以來文藝的最大悲哀！

個體主義者承認社會人羣中的任何一個「個人」或「個性」，但當個體主義者寫作的時候，却是憑着自己的愛好、個性、形式，來任意發揮他的靈感與主題。他聽說甚麼就說甚麼，他愛用甚麼方式去表現就用甚麼方式去表現。他着重的只是「表達」作用。所謂「表達」，就是個人內心的發抒，個人內心的好惡，以及個人的主觀與意見。等到個體主義者寫成文「表達」出他們的意見之後，而讀到他們的作品的人們，只是受到「傳達」的作用。傳達作用可以變爲工具作用；但這是「果」。個人主義者注重的只是「表達」（因），却不應注重「傳達」的功用。

個體主義有被人誤解爲「毫無節制的個人主義」的可能，他們（尤其道學先生們）說個體主義者只是隨意發揮自己的所好，對世道人心一定害過於益，而那些誣淫誣盜的黃色小說或者充滿色情狂的電影都是個體主義者的流毒。其實，這種見解是完全錯誤的。

個體主義者并不是極端放任。假如「極端」的話，也就防礙了別人的個體主義。這和自由主義的意義相同。自由也有限度，不妨礙別人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個體主義與此意義是一樣的。

個體主義者不崇拜偶像，不屈服權威，不隸屬於任何黨派，它是完全獨立的，無羈的；個體主義者的作品，則要求形式上的美，要求感情上的真，要求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要求掘發人之心內深處的良好，對失去的理想不絕望，對悲慘的世界不悲觀，在挑戰與反抗中要求進步，在進步中則要求更深、更美、更好的創造！

文學上的風格是甚麼？

· 黃思騁 ·



我們平時常常聽別人提到「風格」兩個字，好像它與文學作品是不可分離的。然而風格所指的到底是甚麼？就有許多人瞠目不知所對了。

所謂風格，據我的理解，它所指的應該是文章的特色。這一種特色，只能為某一個作家的作品所有。這中間包括內容的特點、結構的特點、氣勢的特點和辭藻的特點。

作家之於風格，猶生命之於人，一個沒有風格的作家，就足以說明他的文章沒有靈魂。我們在讀名家的文章時，就會覺得這篇文章的確是他寫的，絕沒有一點可疑的地方。他的那種內容，那種行文的氣勢，那種筆觸，都有着一種特色。我們可以說，這就是那個作家的風格了。

作家與作家之間在風格上的迥異，正如他們的面貌一般，不容易混淆的。一個高明的讀者，即使不看他們的名字，也可以從文章的特點上找出它的作者來。爲了把風格說得更明白起見，我來舉些實例，但因為個人學力的限制，這裏所舉的也僅限於短篇小說。

我們知道馬克·吐溫是著名的美國短篇小說家，他的小說最大的特點是幽默和輕鬆。我們讀他的小說時，用不着看他的名字，就能看出這是他的文章。而這種獨特之點，也就是他的風格了。現在，我們舉出他的「我的錶」來欣賞他的風格吧：

馬克吐溫：我的錶

我那只漂亮的新錶走了十八個月，既不快，又不慢，也沒有壞過那一個機器零件，也沒有停過擺。我後來漸漸相信它報時的準確是萬無一失的，而且很認爲它的構造和組織可以永垂千古。可是，有一天夜裏，它終於停了。這件事使我發愁，好像這就是一個預報災禍的使者一般。可是，隨後我就自寬自解，猜着時間把錶撥了一下，命令我的不祥之念和迷信早點滾蛋。第二天，我到最大的一家珠寶店裏去替我的錶對一對時間，店裏的老板就從我手裏將錶接過去，着手替我對準時間。他說：「慢了四分鐘——調整器需要撥快一點。」我竭力阻止他，想叫他知道這只錶走得非常的準。不是不行。這個固執的傢伙所能見到的唯一之點，就是它慢了四分鐘，調整器非撥快不可。於是，我一面焦急地在他身邊跳來跳去，哀求他不要動我的錶，他却若無其事地，慘無人道地幹那可恥的勾當。從此，我的錶就走得太快了，它一天比一天走得更快。兩個月以後，它把全城的錶都丟在後面了，跑到日曆的前十三天還要多一點。十月裏的樹葉子還在飄落的時候，它已經走到了十一月，欣賞雪景去了。它把房租和到期的賬單以及諸如此類的債務都提前了，簡直把人逼得要命，叫我吃不消了……

像這樣的筆觸，是馬克·吐溫所特有的。他

非但在這一篇小說上如此幽默和嘲諷，就是在別的小說上也如此。我們可以找他的任何一本作品來看，都可體味到這一點。所以我們可以說，像這樣的特色，是馬克·吐溫的風格。

契訶夫的短篇小說，是以描寫細膩和生動見長。在他的筆下，人物是活生生的，環境也像是真的……而這種特色，就成了契訶夫的風格。試舉「香櫨」爲例，我們來看一看他的文章的特色：

契訶夫：香櫨

在我的故事開頭那一年，我在西南部一條鐵路的小站上做事。至於我在那裏所過的究竟是快活的還是沉悶的生活，你只要想一想周圍二十里沒有一家人家，沒有一個女人，沒有一家像樣的酒館，就能下斷語了。那時候，我年輕、強壯、衝動、輕浮、愚蠢。我所能找到的消遣，只有客車的車窗，和被猶太人摻了曼陀羅花的下等伏特卡……對我這個生長在北方的入來說，草原起了像荒涼的鞦韆園那樣的作用。夏天，草原上一派的莊嚴的肅靜，蟋蟀單調地唧唧叫……冬天呢，草原上蓋着一層沒有一點瑕疵的白色，再加上長夜裏嗥叫的豺狼；就像沉重的惡夢壓在我的心上。

火車站上住着幾個人，我和我的妻子，還有一個害瘰癧病的聾耳電報員和三個看守人。

我的助手是一個年輕人，害着肺病，常到城裏去治病，一去就好幾個月……

我還記得我和我妻子怎樣迎接新年。我們坐在椅子上，懶洋洋地，聽那個聾子電報員在隔壁單調地按響着他的電報機……我的妻子坐在旁邊，緊瞪着我。像她那樣的瞧我，也只有世界上除了漂亮的丈夫以外一無所有的女人才能辦得到……

在契訶夫的筆下，一切都是非常形象化的。他的筆觸是那麼細膩，理解力強到驚人，沒有一個作家能在這些特點上趕上他的。因此，我們可以說，這就是契訶夫的風格。

在小說作家之中，以描寫人類的生命力見長的，要算傑克·倫敦了。他筆下的那些冒險故事，都是活生生的，因為他都親身經歷過。在他的「毛普希的房子」裏，有描寫颶風的一段。

傑克·倫敦：毛普希的房子

……有時，他覺得世界的末日已經到來，他是僅存的最後一個人了。風勢還在增加，它一小時又一小時地增強着。到了他估計是十一點鐘時，風勢變成難以相信的了。它變成了一種邪惡的東西，一種大聲的暴怒，一堵打擊着一切而前進的高牆。他覺得自己變成了虛無縹渺的東西；他似乎正以想像不到的速率在通過一種無窮盡的固體。風不再是流動的空氣，它已變成有如水或水銀那樣有實質，他感到他可以伸出手去把它一條條地撕出來，猶如撕一隻死鹿身上的肉那樣。風扼住了他，他不能朝着它呼吸，因為它從他的嘴巴和鼻孔裏進去，要吹脹他的肺，像魚泡似的……

……上一夜還活着一千兩百個人，現在只剩下三百個了……礁湖裏滿佈屍體，沒有一所房子或茅舍還是直立的。在整個島上，沒有兩塊石頭照舊疊在一起。百分之二的椰子樹還是在那裏，可是樹上沒有留下一個椰子……

從這一段描寫裏，我們可以看出傑克·倫敦是個充滿生命力的人，他能够描寫出人類最困難和險惡的環境來，使讀它的人猶如身歷其境。而這，就是他的風格。

我相信，很少人會讀過挪威小說家哈姆生

的「牧羊神」的。但哈姆生並不是個毫不知名的人，他得過諾貝爾文學獎金，他的名著「飢餓」被譽為百年來十二本名著之一。哈姆生筆下的小說，美得像詩一般，像這樣的特色，在普通的文學作品中是很難看到的。

哈姆生：牧羊神

最近這幾天我正思念着在北方度過夏日的情形。我坐着默想無盡的夏日，和我居住的房子以及屋後的樹林。我隨便寫下一點來，只是藉此消遣自娛。日子過得很慢；我雖然沒有什麼悲苦，生活也够愉快，但只恨日子無法過得快些。我也很知足，三十歲的年齡不算太老。前幾天有人寄給我兩根羽毛，這兩根羽毛黏附在一張印着爵冠的信箋上，從遠處的一個不用送回的地方來的。那些碧綠的羽毛，倒非常有趣。此外，我毫無

古 戰 場

· 盾 平 ·

馬馳騁
日月輪給羣刀的光 羣劍的影
山高漠廣 戰場在北風裏
槍簇上附着一個死亡的永恆
鐵和鐵的相擊 箭飛過
人生在熔爐中揚為灰燼
奔突 呼喊 一切將遭永劫
在火烙下接受滅絕的犧牲
馬鬃上滴着血
亂髮披面
人和馬掙扎後滾落黃塵
征前的壯志和愛的許諾
瞬息間在馬蹄下湮沒無痕
城門緊閉 屍體給背棄了
黃昏在山後的光輝像
黎明 斷臂的士兵投自然以最後一瞥
母親呵 你將難找到我的墳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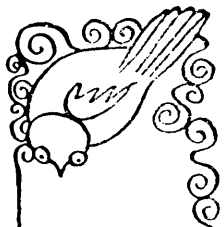
別的甚麼痛苦，除了我的左腳受傷的地方隱隱作痛以外——那是以前受了槍傷現在就好了。

……靠近海岸一所廣大潔白的住宅裏，我遇到這一個人，她有一段時間常在我的思念裏。我現在不常想她；不再常常想她。但我還想着另外的一切……海鳥的高鳴，林間的狩獵，我經歷的夜晚和炎夏的時光……在這一段文章中，我們可以領會到一種詩的美感，無論他所寫的意境和文字，都有同樣的覺。

在上述的四個著名作家之中，我們只要稍稍下一點工夫去欣賞一下他們的作品，就會發覺他們都有一個獨特之點；而這種獨特之點，就是作者的風格了。當然，世界上的名作家很多，他們都有自己的風格的。我在這裏隨便舉出幾個來，大概也足以把這個問題說明了。

時光奔逝 鎗鏽了

兀鷹追逐着野狗
白骨森森呵——
深閨少女仍等待着愛情
是攻和守所造成的距離
生命凋落了 誰屠殺了生命
而又有營馬隊走過
鞍上是和昔日一樣年青的士兵
千百年後誰會理會
這世界一角 垂亡的殘暉將沉
山河不變 西風習習
似嘲笑勝利者短暫的光榮
彷彿有模糊的聲音來自
曠野——
白晝過後是夜
夜後又是黎明
來自塵土的復歸塵土
宇宙奔向一個不變的前程



太平山紀遊

謝水瑩



每天晚上，從我們的院子裏，可以望到太平山頂上那七盞閃閃發出藍光的電燈；有時山頂被白霧籠罩住了，那藍色的光輝從薄霧裏透出來，是那麽朦朧，那麽神秘，那麽美！

——什麼時候我能爬上山頂，欣賞一下這兒的風景呢？不知有多少次我問自己。如今，這目的，終於達到了。

蜿蜒曲折的山道

九點整，上山的吉普車準時開到我們的住處。這是一種專為爬山而備的車子，司機左邊可以坐一人，後面車廂裏兩邊各坐兩人，中間放行李。一刻鐘後，便到了山下，在這裏大約停了十多分鐘，上來了六個人。我們一家三口，加上司機、助手，一共十一個人，還有一大堆東西，擠得連伸腳的地方也沒有；好在車開之後，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風景上，忘記了擁擠的辛苦。

這是一條彎彎曲曲的上山馬路，依據地勢而築，有時左斜，有時右傾。路面很窄，只能容一輛車子行駛。路很陡，如果步行，相信一定非常吃力；可是，司機駕駛就熟，他一點也不累地迅速轉動他的駕駛盤。我坐在旁邊，真有戰戰兢兢之感。

這條路，好像由台灣蘇澳到花蓮的蘇花公路，那麽多彎，那麽驚險！整整地半小時，車子一直在深山裏迤邐而上，馬達發出連續的吼聲，兩邊的森林、溪澗，熱帶的奇花異草，便在天然的電影中，一幕幕消逝，一幕幕展開。野花的芬芳，一陣陣由風中送來。愈往上爬，氣候愈寒冷，風景也愈幽美。

正在我心曠神怡、目不暇顧的時候，車子突然停在半山的一座洋房面前。

「你們到了！」

那個印度司機用英語告訴我們，於是連忙把箱子搬下來，車子又繼續爬山。

「我們應該住到山頂上去的，這裏太低了！」我在埋怨。

「託王先生定的房間，他們說在那裏，便是那裏。」達明回答我。

山雨欲來風滿樓

太平山上的招待所 (Rest House) 一共有三處，我們恰好介於中間。由山下到這裏，據說是二千五百英尺。我們走進這定好的房間，不覺大失所望，因為房子在後面，看不見風景，光綫也很暗。我們要求另搬一間，侍者回答說，要等客人走了才能調換。

一會兒，烏雲密布，突然下起大雨來了。一位本來斜坐在沙發裏看雜誌的少女很急地走進房間說：

「媽，下雨了，我們怎麼下山呢？」

「不要緊，一會兒就會停的。」

聽聲音，是標準的國語，彷彿在異鄉找到了知音，我心裏感到非常高興。

風，一陣緊似一陣吹來，雨也越下越大了，只見太平沉沒在霧海裏。侍者忙將窗戶關上，房子裏頓時暗淡起來。一位穿着整齊的中年男子，牽着一個四五歲模樣的男孩走進來，我們不約而同地點了點頭。很快地，我們經過自我介紹說起話來了。他姓黃，畢業於北平協和大學，現在大山腳醫院服務，有一女二男，都在英校讀書。

「我們的孩子雖然讀英校，但每天晚上都給他們補習中文。」黃太太這樣說。

「好極了，我相信中國人永遠不會忘記中國的語言文字的！」我回答黃太太。

果然，一會兒，雨停止了。黃先生一家五口要下山，我們就搬進他們空出來的二號房間。這裏有兩面窗戶：一朝南，一朝西，正好看晚霞，望落日，光綫充足，一望無際，實在太好了！

午飯後，休息了一會，就去外面散步。這裏的附近一帶，由園丁按照不同的地形，開闢為花園，有方形，長方形，圓形，三角形等。花的種類雖然不多，却正迎風含笑，開得很燦爛。經雨水洗過的山巒，特別現出青翠。花瓣兒上面的水珠，是那麽晶瑩、美麗。一草一木，都現出欣欣向榮

的樣子。

變化萬千的晚霞

在橘紅色的晚霞裏，突然湧出了一座蔚藍的小島。島的形勢，像一片琵琶葉橫置着，上面有許多樹木，房屋；兩分鐘後，樹木房屋都不見了，蔚藍的島成了一片淺藍色的海水。突然，紅色的彩霞裏，跳出來一個圓圓的大火球，那火球放射着刺眼的光芒，彷彿它在火爐的溶液裏滾滾着，迅速地下降，一會兒，火球的影子消逝在雲海的盡頭。

暮靄漸漸地籠罩着大地，太平市的萬家燈火從薄薄的雲海裏透過來，紅的、綠的、紫的、橙黃的，都在閃爍，在顫動，恰像萬樹銀花，美麗極了！

這時晚霞又變成了三格大紅的橫線，四週鑲着淺灰深灰的花邊。時間一分一秒地在消逝，風景也一分一秒地在變化，方才是紅豔熱辣的火球，如今却變成了幽雅清淡的雲彩。黑夜的帷幕漸漸地籠罩着大地，唧唧的虫聲開始在草叢裏奏出靜夜的樂章。

霧冷風寒看日出

昨夜真冷，我蓋了兩床絨毯，還縮成一團，來到馬來亞一年多了，這還是第一次嘗到冷的滋味。今早六點，我就起來了，躡手躡腳地開了客廳的門，整個的招待所只有我一個人起得這麼早。路上濕漉漉地彷彿下過雨，其實是露水未乾。我慢慢地散步上山，東方魚鱗般的紅霞佈滿天空，西邊也有一片紅雲，遙遙相對。走得有點累了，我便坐在一棵古松旁邊的大石上面，像老僧入定似的閉目凝思。這時，晨風一陣一陣吹來，我不禁打了幾個寒慄。

從山坳裏傳來許多嘈雜的聲音，像小鳥噪巢，又像一羣孩子在練嗓子。我也張開嘴大叫幾聲，四山響應，空谷迴音。我彷彿覺得眾人皆睡我獨醒，於是抖擻起精神又往上爬。

這雖是個我生平未到過的生疏之地，但我心中一點也不害怕。越往上走，風景越佳。右邊高崖上，開着許多紫色的、白色的、淺紅的野花，我想伸手去採，可惜太高，只好讓兩眼飽餐秀色而已。

在山上看出日出，很少有滿意的時候，今天也不例外。原因是雲霧太重，加之我只是在半山，沒有達到山頂上。正在我走得滿頭大汗的時候，突然一輪紅日向我的眼睛射來，頓時感覺週身溫暖，原來太陽已悄悄地由東山升起，照耀着半山燦爛光明。

樹蔭下，還沒有受到陽光的照射，我靜靜地坐在那兒，舉目欣賞周圍的風景：

蔥鬱的森林，連綿起伏的山巒，把太平山團團圍住；遠處可以望見十八丁的汪洋大海；太平和附近的布谷亞三村、後廊、阿三古拔村都看得清清楚楚；甚至連我們的房子，門前修了一段馬路，也都一一呈現在眼前。

。我這時忽然羨慕起飛鳥來，人如果也有翅膀，海濶天空任意翱翔，該有多麼快樂！

也不知在樹下坐了多久，當我以輕鬆愉快的步子走下山時，蓉兒已經在尋找我了。

「媽最自私了，上山去看日出，也不叫我們一聲！」她噘着小嘴責備我。

「沒有，這裏太低，看不見日出，今天我帶你上山頂玩吧！」我這樣哄着她。

參觀電台

下午兩點的時候，我們三人和同住在招待所的那位英國小姐萊莉(Lilly)，一同乘了吉普車至山頂參觀電台，每人來回只要兩元車費。這是個重要機構，非事先和管理員接洽好，不能上去參觀。

一位職員引導我們參觀了電台，還殷勤地向我們解釋，態度誠懇和藹，是一位年青有為的華人。

這裏離海拔四千五百餘英尺，每晚我們看見那七盞發出藍光的電燈，便是由這裏放射出來的。

孔夫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我們上山頂而小太平。儘管烈日當空，山風的威力，究竟能戰勝驕陽，使我們有一高處不勝寒之感。

電台下面，還有一個招待所和好幾座搬閣樓。這種房子，是預備出租給學生或其他旅行團體住的，一座可以住二三十人，每天只要租金六元，非常經濟實惠。不過，屋主不管伙食，需要帶米菜上去自己烹飪，比較麻煩一點。

圍爐夜話

黃昏的時候，我們看到了一幕奇景：在湖南的衡山、陝西的華山、台灣的阿里山……每次都有不同的奇景發現；可是，像這次雲海湧進房間裏來，我生平還是第一次遇到。

起初我們倚在窗口看雲海，一會兒白雲飄飄，一會兒風起雲湧，一團團的白霧，像海潮似的向我們撲來；突然天色由淺灰變成深灰，由深灰變為黯淡，正在我們感到寒冷，空氣中有一種濕重的壓力向我們襲來的時候，那不可抗拒的濃霧，居然從窗口衝進來，使我們本能地把窗戶關閉，彷彿在抵抗一羣侵害我們的敵人。

「這情景，完全像倫敦的霧一般。」萊莉小姐高興地說：「倫敦的霧，是世界有名的。有時我們看電影，忽然銀幕上什麼也沒有，只見白色的霧，光聽到對白，看不見人像，也怪有趣的。」

她的話剛說完，霧又散開了。我們重新打開窗戶，那一朵一朵的霧花，有的向上飛翔，有的往下低沉，那輕飄瀟灑的姿態，宛如仙女散下的輕紗。

「美，真美！我自從看雲海以來，沒有像這次一樣看見它變化得這麼快，花樣這麼多的！」

我像在自言自語，又像在對孩子說。晚上，更有趣了。

吃過了一頓豐富的晚餐之後，侍者便開始在壁爐裏用木塊燒起火來，柴是濕的，要很久的時間才能燒燃，如果不撥動，不久又熄滅了。萊莉小姐的隔壁，搬來了一對五十多歲的英人夫婦，看樣子好像是醫生，他們從來不大聲說話，有英國人的「君子風度」；老太太也許比我還怕冷，她老是用柴在撥火，有時我也去弄，兩人相視，默默無言，只偶然來一個會心的微笑。

山上真冷，我們都加上了薄薄的羊毛衫，還有衣單之感。那怕是很小的縫隙，也有颼颼的風吹進來。緊連着臥房的是浴室，因為冷，侍者特地為我們準備了熱水，以便沖涼。或許有人會覺得奇怪，既然是沖涼，又要用熱水，豈不自相矛盾？其實我們經常是用溫水的，否則就會涼出毛病來的。

英國人真講禮貌，吃晚餐的時候，要穿禮服。因此，我們也不敢隨便，我的旗袍穿得整整齊齊，絕對不敢穿睡衣走進客廳來。

我們的談話開始了，從倫敦的霧談到南洋的熱，從中國的文化談到西洋的科學，達明和她談得非常起勁。我忽然發生了一種感想：言語如果相通，人與人之間，就不會有隔膜，能夠暢所欲言，是最快樂的事。我們假若能像趙元任先生一樣，隨便那一國的語言都能說，該有多麼方便！我贊成我們儘可能地學習多種語言；同時也希望外國人學習我們的語言文字，倘若老是遷就別人，輕視自己的母語，那麼，這個國家便沒有多少希望；好在如今不同了，我國的許多古典文學，已譯成英、法、日、韓等國文字，來華留學的外國學生也一年年增加；在聯合國已正式列中國語為官方語言；在南洋的巫、印、英各民族，也有很多會說中國話的。那麼，「天下一家」的社會，總有實現的一天。

爐子裏的火漸漸地旺起來，我們的身上也開始感到溫暖。萊莉小姐先去睡了。我們烤了一陣火後，還跑去坐在酒吧間的高凳子上，叫了三杯橙汁來代替酒，重溫一下北方的冬天生活。

印度廟一瞥

在山上住了三夜，中餐西餐都嘗試過了，結論是西餐比中餐豐富，味道也似乎比較鮮美。價錢一樣是每人每天七元，房間一天兩元，有兩張單人床；假如多住一人，就得加收五毛。

也許是山上容易感到飢餓，我們吃的似乎比平時多。因為心境愉快，身體也顯得強健起來，帶來的兩本書並不想看，只是像野馬一樣在山上跑個不停。

第二天上午十點的時候，南先生昆仲來了；下午四點，我們一同去參觀印度廟。

那黃色的圓頂，從翠綠的樹叢裏發出來，現得特別莊嚴。這是印度人居住的村落，看來他們住在這山上已經很久了，多半是這座山墾荒的主人；那些整齊的菜圃和花畦，一定是他們經營的。

我們去參觀那座廟時，先由南先生用馬來語向一位老人交涉，把我們的意思說明。他點了頭表示歡迎，然後他吩咐一個小孩領我們從院子經過直到廟門前。

立刻，有個中年人用鑰匙開了廟門，讓我們魚貫而入。裏面供奉的是如來佛，於是我合掌頂禮。南先生連忙丟了幾毛錢在一個瓦器裏，發出清脆的響聲。

廟內的牆壁已剝落，陳設也很簡陋，除了幾個裝金的菩薩而外，便是空空洞洞，一無所有，顯得格外淒涼。拿我們國內的寺廟和這比較起來，真是一小巫見大巫。回想兩千多年前印度是佛教的發祥地，如今印度人信仰複雜，反而不如泰國、中國、日本的佛教興旺了，真令人不勝今昔之感。

順便參觀了一下印度人的住宅，他們的生活比我們中國人的簡單多了，似乎也不大講究衛生，有一股難聞的味道衝進鼻來，於是匆匆地回到招待所。

太平的夜市

從山上俯瞰太平的夜景，實在太美，太壯麗了！越到深夜，那些由各種霓虹燈放射出來的光輝越燦爛，越光明。有時天幕是黑漆漆的，只有太平市上的燈光在閃閃發亮。山上靜寂得連自己的呼吸也可聽到；而城市正是燈紅酒綠、婆娑起舞的時候，看半夜場電影的人，此時正陶醉在戲院裏；這些過夜生活的人，是絕對想像不到山居生活是如此靜寂美好的。

別矣，太平山！

在太平山上雖然只住了短短的三天三夜，它却給我們留下了永遠難忘的印象。那兒是一個特別幽靜的所在，可以呼吸到那樣遼闊，那樣清明，又那樣純樸的空氣，讓它儘量的充滿自己，就彷彿自己的胸懷也隨了視野的開展而擴大起來了。而小小的溪澗日夜奏出濺濺的調子，也足以怡情養性。熱帶特有的羊齒植物和棕櫚喬木是那麼欣欣向榮，昂然挺立；看到那些枯木上面發出來的新芽，使人興起自強不息、老當益壯之感。

三天的生活很短，尤其在忘記一切塵世的煩囂，盡量享受山居清福的時候，光陰過得特別快。上午九點，載我們下山的吉普車來了，懷着依依難捨的心情，告別了太平山。

一九五九年三月于太平

海上岸的灰衣人



—— 垂 周 ——

漁火

似五月初夏第一朵熱情的榴火
黑寶石的海上淡黃的彎月冉冉升起
我心底蘊藏的原始底火種呵
潛伏在古老的礦床上躍動着

—— 隱約地躍動着一個神秘的慾望
老鼠追逐着貓兒嬉舞呢

在海洋的深處
甜蜜的餌是毒藥
你和我都知道的

四月底海

四月底海

十六歲少女的呼吸

輕輕地，輕輕地

輕輕地旋迴在湛藍的海和天

五彩的皂泡飄逝了

悄悄地，悄悄地

悄悄地隱逸在亘古的夢中

燈塔

一閃一亮的，一亮一閃的

海邊繁星的夏夜

一個孤獨的影子走過去

寂寞的口哨飄响着

沒有愛情點綴的日子裏

青年的姑娘出走了

海岸上的灰衣人

最初和前後是一個銜接

海岸上孤獨的灰衣人踽踽而行

八月颱風將至的預告

海上天空呈現一抹淡紅

呼吸窒息，心臟閉塞

呵呵，海洋的大心臟開始激動地跳躍

最初和最後的灰衣人祇是一個

海岸上沒有留下他的脚印

當狂風乍起的時候

灣

那停泊的是回憶嗎

老人閃動着睫毛

仰望着蔚藍的天空

都因為那轉瞬的微笑

手扶着船舷

再也沒有出海

煙

一樣的海水，在海上

相逢，歡呼，揮手

一個偶然的相逢

太濃，太濃

似一杯陳年的花雕酒

舵

在零點的時候

你和我分手的

北北東風，偏左

航向未定

岸上有人流淚

在冷風中

這個世紀太短促

港

浮標笑臉相迎

似流鶯向客人拋出媚眼

來的和去的

去的和來的

匆匆地，匆匆地

昨天在海上失去的

今天又要去尋覓

纜

平靜的，無紋的

桌上杯中的茶

微呷一口，太苦的相思

一點一點連起延向無限

我是要走的

輕閃着記憶的眼睛，默默地

桅

暴風雨過後的晴空

一個奇蹟，在

橘橙色虹橋上展開

海鷗翅膀飛翔下

沒有歡笑，沒有眼淚

迷失的舵沒有歸來，永遠地

沒有歸來，沉緬在牛奶的霧中

帆

海邊檢貝殼的孩子歸來了

過去，沒有什麼值得記憶的

我和你，離愁天氣落着雨

弦上的雕翎

鋒鏑搭在羅鏡的指針上

向遙遠

遙遠的地方是洶湧的浪濤

但離去的，祇有我自己

一九五九年三月末

禮服

威莉作
流金譯

本文作者 LAR. Wylie，生於澳洲，在英國長大，二十歲時已有很高深的文學造詣。她的短篇小說和散文，在英國的雜誌裏時常出現。此外，她寫了二十多本小說，如 *The Young in Heart*, *Black Harvest* 和 *Keeper of the flame* 等，有很多已經拍了電影。她曾漫遊世界，現在大部份時光都花在她底紐西的農場上。

這段故事，是發生在若干年前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小鎮裏。

在這小鎮上的年青羣裏面，露西亞·加桑尼 (Lucia Gazzoni) 可說是一個最愉快的女孩子——黑色的秀髮和烏溜溜的眼睛，具有充滿魅力的美人兒。她時常愛施展出若即若離的手段，來引誘那些滿懷希望的追求者。她會和一個男孩子出雙入對，但過幾天便把他棄之如遺。她雖然時常製造着「失望」，但始終沒有惹起仇恨，那些追求她的人還是不停地追求。

她雖沒有墮入奉承的圈套，她却墮入自己的圈套了。爲的是施奧華從來沒有奉承過她，她的美色竟不會使他着迷。因此，她決意向施奧華拼命進攻，要把他也加在她底被征服者的名單上。

在外貌來看，施奧華並不是羅曼蒂克型的男子。他的個子稍矮，配上一雙笨重的肩膀，幸而長着一雙明亮而仁慈的眼睛，使他那張黑臉兒不致於顯得太醜陋。但他却是最够資格的男子，因爲他是這小鎮上唯一的縫衣匠，而且又是家道小

康，和聰明的服裝設計者。

在剛轉和暖的春天，鎮上一年一度的展覽會便在廣場上遍佈攤位。開幕的前一天，露西亞跑到施奧華的小店舖裏，表面上是買絲線，其實是借故在那裏停留一下。她現出故作正經和忸怩的神氣，問道：「先生，你爲甚麼還住在這小地方呢？他們都說你聰明，假如到大都市去，還可以多賺點錢呢！」

「小姐，錢嗎？我覺得已經够了。」
「那你竟沒有一點野心嗎？」
她輕藐地說着。
「不！但凡是對於根本就得不到的事物存着野心，那才是一件蠢事呢！」
「那麼，你到底需要一些甚麼？」

他默默地縫他的衣服。
「你願意帶我到展覽會去看看嗎？」她望着他說。
「假如是另外一個人，聽了這句話一定會歡喜得跳起來的，但他只淡淡地回答道：
「小姐，樂意之至！」

這種冷淡的答應，她唯有勉強地表示滿意。

施奧華起碼有一點是勝過那些裙邊蝶的，他有錢可以隨意花用。露西亞拖着走到各個攤位，他買了一些甜美的點心和廉價的飾物，來滿足她那好奇的願望。也許他覺得自己年紀大了，只讓她單獨一人去騎木馬，他却站在人堆邊耐心地等待着。

因此，露西亞就認識了白連轟，他騎在靠近她的木馬上，正在笑着裝模作樣的慌張。她知道他是有一點名聲的人，在鎮上有些親戚，這次藉展覽會之便來探訪一次。他是一個穩定有爲的青年，在法意兩國的酒廠做推銷員，足跡會踏遍整個歐洲。

在她的不寧靜的心中，闖進一個白連轟來，不像一條新出路，使她走出這灰黃狹窄的小天地嗎？當他第二天來看她的時候，她是快樂的。她和她的雙親都明白她的來意，一個年青人假如不是有要事的話，是不會這樣鄭重地造訪的。
過了幾個禮拜，白連轟回來求

婚了。他準備到美國去，因爲他已經幾間酒廠的代表，這次還打算把露西亞帶走。

答覆當然是不成問題的，露西亞的雙親雖也捨不得她遠離故鄉，但在意大利農家的夢想中，美洲正是一座樂園，他們都爲她深深慶幸，碰到這樣的好運氣。

訂婚的消息很快地傳遍了這小鎮。當施奧華聞訊之後，他特地拜訪露西亞的雙親，請求允許他替露西亞縫製一套禮服。他焦急地加上一句，爲了怕他們誤會他的意思，先聲明這套禮服是他送給她的禮物。他們當然是十分多謝地答允了，在他們不大充裕的環境中，服裝費真是一筆重大的負擔。

於是，露西亞每天都有人陪伴她到施奧華的小店舖裏。他跪在她脚下替她試身，釘上美麗的絲帶，那是很值錢的東西。衣服縫好了，她在鏡中快樂地笑了，她現在才知道她自己竟那麼漂亮。

陽光照耀着她的婚禮。當夜她的父母大開中門，在庭前舉行舞會。但是，施奧華的房子却閉門深鎖，他不知到那裏去了。有人謠傳他到別處探一位親戚的病。而露西亞呢，在狂歡之中沒功夫想起他了。第二天，她便和夫婿起程到美洲去了。

起先，婚姻正如夢想一般地美滿。白連轟比她大十歲，是一個好丈夫也是好商人。他們在紐約郊區有一所精緻的小房子，他們生了兩個女孩，都有雙明亮的眼睛，像母親一樣地漂亮。

最初的幾年中，露西亞定期地



八達嶺的早晨

· 白 堯 ·

於是有一晨

而涼 而露珠滴落 公鷄不啼
吹熄你的蠟燭吧 姑娘
別綉你的匣裙了

趕集了啦

姑娘 怎麼還看籬邊的夾竹桃花
小雞羣走散了啦 唉——

走逕斜斜的長街又長街

白玉蘭花很香呢 枝一朵插在鬢邊
縛你的藍絲帶吧 姑娘

花香裏每有春天

花香每令人倦

倦死了啦

何不走公園街呢

姑娘 我在那裏等你

一個笑就夠了

牛車在陽光中 行 了 遠 了

蹄聲碎落滿地

而聖堂的鐘聲幽幽

他們告我

最好早晨散步

聽聖堂的鐘聲幽幽

看修女們淺淺的白

日子這般美好

太陽在風向針和十字架上發光

姑娘 你不來啦

有人戚戚地走進那拱門

歌聲四起 思潮遂缺堤而奔了。

(八達嶺即 Petaling Jaya 的譯音)

寫家信，後來逐漸稀疏；不久，一場戰事阻隔了音問。小鎮在她的童年回憶中漸漸模糊了，她只想起過施奧華一次；那是當她最後把禮服收藏起的時候。其實那時這種款式已經古老了，但料子還很可愛，也許有一天會有用處。

此後，他們的運氣開始逆轉了。市場不景氣，生意一天天冷淡，白連森儘管是一個好推銷員，但入息微薄，却仍要付出巨大的費用給委託商。不幸他又害了一場病，以致失去了代理權。後來他雖找到了另外一個職位，但他已失了自信心，病魔又再來纏擾，這回竟變成殘廢了。沒有多久，他的積蓄已漸次用盡，終於在一個悲慘的日子裏突

然地死去。

露西亞舉目無親，就是一些朋友也自顧不暇。她的兩個女兒，一

個十歲，一個才七歲，這小小年紀，怎能自立謀生？

在痛心和惶恐中，她把房子賣掉，住到貧民區裏去了。爲了要養活自己和兩個孩子，她在紐約一間學校裏教意大利文，又替剛從意大利來的同鄉補習英文。有時午夜夢迴，她會想起假如她病了，一家數口怎麼辦呢？

這些都還是小問題。小露絲，她的小女孩，快要參加聖餐禮了。這是她生命中第一件大事，她時常會問媽媽，到那時我穿甚麼衣服呢？露西亞知道孩子焦急的問題的後面是甚麼了，她一定會自慚形穢的，因爲她一向都穿着破舊的衣服。露西亞因此想起了她的結婚禮服。

啊！多麼名貴的料子，像以前一樣可愛。她茫然地想着，她還會

有這樣美麗的東西，她幾乎忘記它了。現在，她開始拆開這件衣服，照小露絲的身材剪裁。奇怪的事情來了，她在衣服的鑲邊裏發現藏着一張摺好的小字條，這信件一直等待了差不多十五個年頭。上面只寫着幾個字——「我永遠愛你！」

露西亞呆坐了半天，她彷彿見到一個黑皮膚、方肩膀的男子。現在她才第一次想起他的無言之愛，不禁感懷身世，大哭一場。

當夜她寫了一封信，收信的人說不定已經不在人世了，或者在悠久的歲月中他已忘記了她，但她還是深深地感覺到要告訴他，她已經發現了他的字條兒。同時，她要感謝他的一往情深，而她却辜負他了。此外，她告訴他丈夫去世的消息，至於目下的苦況却隻字不提。她數星期後，回音還是渺然。她

也不再想了。小露絲穿着美麗的衣服去參加典禮，她已成爲全班中最快樂的女孩子。露西亞望着她從教堂的通道走上祭壇時，心中感謝施奧華，但願他如故鄉山邊的葡萄樹，依然結着豐滿的果實。

這樣過了不久，有一天當她回家時，見到公堂黯黯的走廊上有一個人人在等候她。起先她認不出他是誰，後來才看清楚，他就是施奧華。這時她只聽到他的聲音在說道：「仍然是真的，露西亞！」

她雖然沒有在信上提過她的困境，但愛情已使他意料到會有苦難的日子，於是他勇敢地來了，他想到她也許需要他的。現在這個故事已得到一個神話般的結局了，施奧華生活優裕，在這新國度裏她開設一間裁縫店，爲他們建立了一個幸福的家庭。

一串耀目奪魄的寶石

· 張 光 ·

評介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

羅曼羅蘭并不把世界看成一團黑，他不是極端的悲觀主義者，他有熱烈的愛人類的心；他雖然有激烈的諷刺，却不叫人失望和消極。

節錄自「法國文學史」

這是一本名符其實的巨著，一共有十大卷，都一百一十萬字，不是對小說有熱烈愛好的人，他實在沒有一讀的勇氣。可是，當你讀了它之後——尤其是年紀在三十歲以上的人，更應該去讀一讀它，無形中會增加我們對人生奮鬥的勇氣，並且也會像書中的主人翁約翰·克利斯朵夫一樣，用着一種類似「神境」的情操，去愛我們周圍的人，去愛我們所追求的志願與目標。

作者羅曼羅蘭，一八六六年生於法國的克拉姆西（Clamecy），他進過高等師範學校，得過法國歷史和哲學的博士學位，後來在美術學校當教授。他本來是研究戲劇的，曾寫過不少的劇本，但都不大出名。唯有這一部「約翰·克利斯朵夫」，却使他得到了世界文學史上最高的榮譽。這本書從一九〇三年開始刊出，一直到一九一三年最後一卷完成為止，一共化了他十年的功夫。出版後立即風行全球，一九一五年諾貝爾文學獎金，即因這本書由羅曼羅蘭所得。這本書不僅為法國人所喜愛，而和法國有世仇的德國人，也非常熱烈地愛好它。由此可見，文藝絕對是不分國界的。羅曼羅蘭死於一九四四年，距離現在才不過十五年吧了。也可以說，羅曼羅蘭是二十世紀最受人崇拜的作家。

仔細說起來，「約翰·克利斯朵夫」不像一

本結構奇妙的小說，它像是一個音樂天才家的傳記。可是，這個傳記却像一串耀目奪魄的寶石一般，一個比一個輝煌，一個比一個閃爍；等它連在一起時，這串寶石就更能射出它的光輝，照澈了它周圍的心靈和它周圍的一切纖細的事物。本書一共十卷，計：黎明，清晨，少年，反抗，節場，安多納德，戶內，女朋友們，燃燒的荊棘，復旦。

這個傳記體的故事可真够長，從克利斯朵夫出生到老死，他畢生的艱辛和他堅毅不屈的戰鬥，都很詳盡地舉列在上面。即使最平凡的人看了這本書之後，也會在景仰之餘，而勇敢地面對這個殘酷無情的世界，而和它搏鬥下去。

克利斯朵夫是德國一個又窮苦，又潦倒，而又愛喝酒的音樂指揮家的兒子。他的祖父也是個音樂指揮，也作過曲，但從沒有給別人看過。他的母親本是一個女傭人，但她良善，慈愛，吃苦，在最貧困的生活中，把克利斯朵夫弟兄三個都撫養成人。從克利斯朵夫來到世上這一天開始，苦難就和他結了緣份。父親是個酒鬼，家中常常斷炊，要不是年老的祖父時時賜濟他們，說不定他們母子早就被餓死了。從他懂得事情的時候開始，他就對音樂有了強烈的愛好。他那個酒鬼的父親，雖然發現了孩子的天才，也會用心地教他

的孩子去學鋼琴，但他只是把這個天才的孩子裝扮得和小丑一樣，到他領薪俸的爵爺家裏去彈鋼琴，討人喜歡。這個倔強的小克利斯朵夫，用盡方法來反抗他的父親，結果是連他的小手指都被打腫了，他不得不屈服在他父親的戒尺之下。幸好他有這麼一位和善的老祖父，還有一位他終生不能相忘的舅父——高脫弗烈特，時時用真誠而深奧的人生哲學去引導他，使得他在以後的日子遇到任何困難時，便會鼓起了勇氣來。

克利斯朵夫長大了，他的音樂方面的天才，有如一道強烈的陽光，射照着他出生的德國小城。可是，這個深自保守的小城，却容納不了這個天才。大家聯合起來，一齊去攻擊毀掉這個極有前途的青年。結果，連他在爵府內的音樂指揮的職位，也被這位絲毫不懂音樂的爵爺給斥退了。他當着衆人的面受了爵爺最大的侮辱，他的腦子和耳朵一直嗚叫着，幾乎是毫無知覺地昏昏迷迷地回到了家。他當時幾乎要自殺，但他又勇敢地站了起來。他絕對不屈服於音樂大師們的偶像下面，更不震懾於權威的脅誘，他雖然面對着他的敵人們的血盆大口，但他仍然頑強地堅持着他的理念與看法。

克利斯朵夫最可愛的地方，一方面是他的天才，但最重要的是他熱情奔放的性格。雖然他的性格有近於衝動，但他從不失去他率直的心腸。他第一次被迫逃到巴黎去避難，起因就是他爲了一時之憤和士兵們打架打出了人命。結果，這一偶然的事情，使他永遠地離開了他的家鄉和祖國

，一直到終老，都是過着流浪異國的生活。

到了他自小就嚮往的巴黎之後，才使他逐漸明白這個大城市有如污穢的大本營，甚麼樣的髒東西都有。這個自由的都市，幾乎扼殺了他，他天天吃不飽肚子，不得不受着一般無聊的人的擺佈。可是，他的音樂的天才，却正因為受了這麼多的刺激：友情上的，愛情上的，麵包上的……反而使他更向前跨進了一步。一個打擊接連着一個打擊，幾乎撲倒了克利斯朵夫，但這個巨人在爬起之後又咬着牙向前走，一點也不氣餒，一點也不損失他原有的天真與熱情。

克利斯朵夫不是聖者，但他是一個真正地頂天立地的人。羅曼羅蘭也會很明顯地在卷七「戶內」的序言上說：「我那時是孤獨的，像法國多少人士一樣，我在一個精神上敵對的世界感到窒息；我要呼吸，我要反對一切不健全的文明，反抗被一般潛稱的優秀份子毒害的思想。我想和這些優秀份子說：『你在撒謊，你並不代表法蘭西。』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必需有一個眼目清明、心靈純潔的主人翁，有着相當高卓的靈魂以便有說話的權利，有着相當雄壯的聲音以便令人聽得真切。」

在這一段自白中，可以使我們很清楚地看到主人翁克利斯朵夫的整個輪廓。他當面斥責那些假冒為善的偽君子，他單槍匹馬和他周圍腐敗的文化界、戲劇界、音樂界戰鬥。在外表看來，他好像受了傷，被衆人攻擊得體無完膚，但他毫不在乎，他仍然飲冷水，啃硬麵包，絕不和他們同流合污，他仍然在這堆污穢物中間挺然而立，顯得他更出類拔萃。

克利斯朵夫一生的遭遇，可以說完全是坎坷不平的道路：他逃奔異國；遠離愛他的老母；愛他的法國女子安多納德，只和他匆匆見過數面，等他知道了這個少女真摯之愛時，她已經死了；他有過那麼多的愛情，但每一個愛情都是那麼短促而淒涼；尤其是當他的平生唯一的知己奧里維死於巴黎的暴動時，他幾乎要發了瘋，而巴黎的警察正在通緝他，他不得不逃到瑞士去；在那裏

，他又有了愛情的糾紛，他愛上了他的朋友的妻子——阿娜，他曾和她自殺過，但沒有死成。最後，他躲到一個偏僻的農家去隱居了一個時期，苦難一直磨難着他，他跌倒在溝渠之中又再爬了起來，終於他遇見真正愛他的女人——葛拉齊亞，他從前從沒有關心過的跟他學鋼琴的意大利女子。但她這時已結了婚，生了兩個孩子。她的丈夫死了之後，他和她仍然沒有結婚，彼此遙遙地相愛着，一直到她死去為止。

克利斯朵夫的頭髮白了，他的熱情和天真仍一如當年，但他有了更博大更寬厚的情操，他愛着整個人類，他的心情已進入「神化之境」，他認識得更多，他愛的也更多。他死了，但他的精神卻永遠沒有死，永遠灌輸着下一代的人們，永遠照耀着即將到來的明天。

× × ×

這本書雖然並不是一部奇構的小說，但書中人物之衆多，而每一階層每一人物個性分析之詳盡，簡直沒有第二本書可以比擬。人物的描繪尤為顯明生動，上等階級的，下等階級的，工程師，公務員，文化流氓，歌唱家，各式各樣的女人，無一不描寫得維妙維肖。故事發生的地區又是這麼廣闊，從德國，到美國，到瑞士，到羅馬，差不多遍及整個歐洲，人物也是各國的都有，怪不得這本書受歐洲人如此的歡迎，即使研究各地風俗人情的人們，也可拿此書作為參攷。

作者羅曼羅蘭對文藝的看法，以及對當時文藝的批評，至今仍非常中肯。他藉克利斯朵夫的口說：

「可惜的是，有一般善良之士，一般真心的藝術家，法國文壇上名副其實的權威者，也在努力幹這些他們不配幹的勾當。有些傢伙嘔着心血寫着猥褻的東西，給晨報拿去割成片片的登載，他們有規律地做着這種下蛋式的工作，每星期兩次，成年累月的生產下去。生產着，生產着，到了山窮水盡無文再寫時，他們便搜索枯腸製造這些

淫猥的新事情出來。作者非永遠增加新刺激不可，且要和別人的刺激競爭不可——於是，他們把血和臟腑都嘔了出來。」

這樣毫不留情面的批判，對於現代的文化界，又何嘗不是當頭棒喝呢？我們目前所看到的文化界，不是正氾濫着「刺激、淫猥」的文化嗎？

羅曼羅蘭對「文藝的觀點」，也很可以作為我們對於文藝批評的參攷。例如：他堅決反對文藝不應混在黨派的爭鬥裏；可是，現代的黨派却以文藝為武器去宣揚他們的政綱和主義。他的文藝觀點是除了藝術之外，是要「顧到大眾」，所以他說：「你的藝術裏面有甚麼是我的？如果全無，走你的吧！」又說：「當然，只表明自己的大藝術家也有。但一切之中最偉大的，總是那些心兒為全人類跳動的藝術家。」他還借易卜生的話說：「在藝術裏面需要堅守勿失的，不只是天生的才氣，而且還有才氣以外的東西，例如充滿着人生而使人富有意義的熱情與痛苦。否則，人們不能創造，只能創造書籍吧了。」

而這本「約翰·克利斯朵夫」，也正充滿了「熱情與痛苦」。他在「節場」一卷內，對各人各樣的面孔，雖然批評得痛快淋漓，但他的主人翁却不悲觀，不消極，他在詛咒之後，却仍然面對現實而堅強地站了起來。克利斯朵夫有如一道溫暖平靜的河流，在無形之中感動着他周圍的人羣和心靈。甚至受他感動的，他全不知道；而身心被感動被改變的人，却也不知道是來自克利斯朵夫的恩賜。

全書從頭到尾，雖然其中加雜了不少純屬理論的文字，但仔細讀起來，就更能發覺出這本書的偉大之處。這些格言，有時候真可以使我们一生受用不盡。我說，三十歲以上的人應該要去讀它的原因，就是人過了三十之後，理智更形健全，人情更為洞達，故比在十幾二十歲讀此書時更要受益。假如你在少年時已經讀過了這本書的話，請在三十歲之後再去讀它一遍，你一定可以發現更多的真理，更多的智慧，與更多的人生的勇氣！

油炸粿之淚

· 權利 ·

(一)

檯鐘剛噹噹地敲了四下，屋子裏一片黑沉沉，窗門是洞開着，偶有一陣夜風透將進來，便把懸在板牆上的日曆牌子吹得潑啦潑啦响。

阿順習慣地在床舖上轉了個身子，便坐將起來，一手伸入床蓆下，摸出盒火柴，把懸在板壁上的小煤油燈點亮。他母親在對面的床舖上也醒了，睜着眼睛瞧住他。身旁十二歲的弟弟阿端，倒轉着身子睡得很甜。

「娘，你多閉會眼，我會叫你！」阿順說着下了床。

他母親沒答腔，緩緩地闔上了眼皮。風把燈光吹得忽明忽滅地跳躍，阿順便跨過去，把窗門上了鈎，右手提着昨夜預先配好的麵粉桶，左手抓住小煤油燈，走出房門。

甬道上瀰漫了兩旁房間透出來的鼻鼾聲，同居的都是靠賣勞力的估俚，此刻正是好夢方酣的時候。阿順放低步伐，迅速地走入廚房，開始攪揉桶裏的麵粉。

廚房是靜悄悄的，灶上的煤油燈，隨着夜風的跳躍，增加了幾分恐怖。幾隻不知名的夜蟲，鬼號似地「吱……吱……」個不停。猛地，屋瓦上震起了滴瀝滴瀝的聲响。嘿！下雨了，阿順攔下了工作，走去後面的晒台。雨豆顆大，但疏疏落落落地，天上還可看到發着微光的星星，大概不會瘋狂地下個不停。他連忙又倒回廚房，急急地繼續着工作。

阿順已把麵粉攪好了，隔壁的雄雞才喔……喔……地鳴叫起來。天還一團黑，他把雙手一併，作了個團團轉的姿勢，似乎要以此提提神，偏偏却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呵欠。他禁不住搖搖頭

，身子是越來越不成了。老爹說的話的確有理，油炸粿是沒出息的勾當，但他如今正重複着老爹的舊轍……思憶徒惹悲憤而已，他不敢再想下去，立刻抓上桶和燈，離開了廚房。

當阿順走經自己的房間，裏面伸出個腦袋：「雨停了？」

「唔……」他回答着，逕自走向樓梯去。

老太婆把頭縮回房內，她小兒子剛給喊醒，此刻竟又抱頭睡着了。

「阿端！阿端！」

「唔……」

「不早了……起來呀……」

床上的那個這才睜開惺忪的睡眼，揉揉眼皮坐將起來。老太婆便在床舖後找出二件短袖的羊毛衣，自個兒套上一件，倒轉身子却發現兒子又睡着了。

「吓……阿端，怎樣又睡，起來呀……」

門外跨進來阿順：「讓他多睡會兒吧！」

老太婆沒答腔，瞧了兒子一眼，母子倆便前後地走出房來，三樓、二樓全是雷般的鼻鼾聲。跨過大門，檔車、柴、油……一切，阿順全預備妥當了。於是，當母親的提着煤油燈，兒子推着檔車走了，馬路口隨即發出轟轟的聲響。

檔車在老地方停下，遠遠地街尾的二檔同行早出檔了，熊熊的火光，把刷着橙色的屋壁照得通紅。

「怎樣，你不睡了？」

阿順打轉頭，他弟弟不知何時也跟着來了。

那個不回腔，幫着把檔車上的木柴取下來，把桌子張開架妥當，便生起火來。阿順把滿桶的麵粉

團倒在桌上，找出小竹篾、大長竹篾、扁刀……；爐裏的火柴已劈拍地燃燒起來。他於是把大鐵

鍋安放上去，倒上半「土油珍」的油，便繞到桌旁，把整大團的麵粉團分成好幾塊，再搓成長長的一條，然後用扁刀切成一小塊一小塊。他母親將瀘油網鉤繫在鐵鍋的耳側，又把拳頭大的木柴往爐嘴巴塞；他弟弟此刻則蹲在地上，整理大捆的草繩，預備等下好作用途。

鐵鍋裏的油「拍……拍……」地响起來，一陣陣的煙霧嫋嫋地上升。

「油烈了！」

「唔……」阿順應着，右手取了長方形的小塊麵團疊在另塊上，左手的竹篾往中一按，把麵團一拉，投向油鍋裏幾轉，那麵團彷彿氣球般膨脹起來，姆指般的隨即變成「白牙蕉」一樣的粗大的。那雙有點枯癟的手，熟練地撥動，一條條的「油炸粿」便由鍋底下滾將出來……

(二)

清晨，戲台街便開始喧鬧起來。這兒全是過賣勞力生涯的，一早上便上街來，一面找喫，一面閒聊，等上工的時間；另外沒固定工作的，便蹲在路旁或咖啡店，等着有誰來叫去做散工。

此刻，該是油炸粿上市的時候了。一個個估俚，手提着成串的油炸粿，步入咖啡店。實在，這粗俗貨最合於他們幹勞力的的胃口，角半錢五條，送着濃咖啡烏，儘够塞滿大肚腸了。

阿順剛捆好整束的油炸粿，交給位高個子的熟估俚客，接了錢，他弟弟踏着廿二寸的老鐵馬飛似地在鍋爐旁停住了。他的視線即刻和車後籃裏的大疊油炸粿接觸，心兒便一震：「怎樣？分不完？」

「賣壞乾粥的阿七祇拿了廿條，他檔上早有一籃了，想是已向別人拿了！」

阿順眉頭一蹙，不再說什麼。

老太婆却在插嘴了：「是否嫌我們貴？」

阿端邊攔着腳車，邊說：「說是路尾的要和我們拼生意，人家十條只販二角二。」

我們拼生意，人家十條只販二角二。」

「真的？那我們也販給同價……」
「不是這樣，只是阿七在搗鬼！」阿順不由得不說話了：「路尾的原販給人家十條二角八，後來才隨着我們的價二角半，已在埋怨不能賺了！」

這不由引起老太婆的牢騷：「阿七會好？這種沒良心的人，他那蠔乾粥檔還是你爹硬給紮起來的。他原本仍欠我們百多元，自從你爹過世的八年來，連欠賬也算沒了。他竟還這麼恩將仇報，現在還要欺侮我老太婆……」

「老孀，你講什麼，氣得成這樣子？」
這才打斷老太婆的牢騷，她即刻堆笑招呼着顧客：「大頭，好多天沒來交關囉！」

「沒工作，賺沒錢，就祇好挨餓！」
「你也說得過份，鐵牛樣會賺沒喫？」
「勞力有唔用？沒人買買呀！我做一個男子比你更不中用，你一檔油炸粿就要養一家人。」

「唉喲！你不懂人家的苦！」老太婆訴苦了起來：「油炸粿檔中看却不中喫，整早晨熱嘈嘈，也不過是廿餘元生意，扣除費用本錢，母子三人的喫用就不够了，還要房租、學費……什麼都要錢呀！」

那個瞥了老太婆一眼，便啣歎起來：「都苦，一樣的苦，一樣地挨不過日子！」說着往桌上拋了角半錢，紮了五條油炸粿走了。

太陽由海的那面爬上來，照在阿順的油鍋上，便反射出一股刺目的光，令得在一旁的老太婆一連地閃着眼睛。桌上炸好了的油炸粿，已經疊了成呎高，這是少見的現象。往日裏油炸粿一離鍋，便被一搶而光。雖然現在只有七點多光景，但那賣蠔乾粥阿七的有意為難，令這敏感的老太婆起了惶惑。

「怎樣？今天變了，連油炸粿也賣不銷……」
「還早呢，祇有七點多！」
「是啦！」老太婆喃喃地說：「前天月尾沒燒金銀紙，神就在責罰了……」

「阿孀！一角，哪！」
一個零角拋落在地上，發出鏗鏘的一聲，打

斷了老太婆的絮語，她將零角拾了起來。顧客是個十一二歲模樣的學生，她猛然憶起是上學的時候了，桌旁的阿端還像條斯理地堆着油炸粿。

「阿端，好入學了！」
良久，老太婆見那個竟沒聽到話的樣子，還在幹他的工作。

「怎樣？你聽到沒有？」
那個瞥了母親一眼：「我不要讀了！」

「你不讀書？」老太婆有點愕然，但隨刻她認為這是不對的。她雖然沒有讀過書，不過她也懂得，要過好日子就要讀書。阿順讀完了小學，原要他升中學，可是他嫌苦不願讀，如今落得文不成武不就才賺沒喫。此刻甘出頭了，才又想讀什麼夜學，補習……這小的打算給栽培成人，而他竟要重蹈哥哥的舊轍。她於是走了過去，勸着兒子：「去吧，今年就要畢業了，無論如何也讀完今年才打算！」

當哥哥的也不由不發話了：「阿端，入學去！」

他們哥兒倆是鮮有交談的，當哥哥的生性沉默寡言，對弟弟從不假色笑，偶而發起脾氣，便要無故打罵人，加以鎮日的睡覺，給弟弟的印象是懶豬、呆板、無出息……看到他的發怒，便感到畏懼。阿端就在母兄的催促下，祇好不甘而又沒奈何地走了。

顧客的光臨是不可思議的，一連七八個把桌上成大疊的油炸粿全掃光了，在油鍋旁的幾個小學生可儘催着要快。阿順熟練地將麵條一拉，往鍋裏轉，即刻一條條的油炸粿便滾出來……

(三)

阿端跨入校門，靜悄悄地，知道已經上課，他有點戰戰兢兢地在教室門旁踴躍起任了。其實遲到是他的老習慣，級任對同學原極嚴厲，但對他卻另眼看待，遲到在他是從沒受到責罰的。然而，他看到那戴着眼鏡而頗長的個子，心兒裏便震起畏懼。

林老師停下了課文的講解，示意他上座位去，他連忙在左邊第三張桌位坐下。取出課文，他才知自己已經在講解「木蘭詞」，心兒不免一怔，上面好幾課的預習，他全押懶了。今年學校說是採用什麼「自學輔導」的教學法，在還未講解課文以前，每一課都要先作預習，寫出該課大意，檢查一些新詞句，還須整理成一個大綱。他偷眼一掃同學們，雙手捧住課文，右邊是作好的預習，聽得彷彿入了神。他也由書包抽出預習簿，明知沒有作，也只好裝裝樣子。

……木蘭詞是首古體詩，原是樂府歌曲，可以歌唱，可以表演，所以長短並用。以前我們唸過杜甫的出塞，范成大的夏日的田園，那是屬於近體詩；還有老舍的船夫曲、工廠之歌，則是近代的白話詩，都迥然不同。我們上面會經談到押韻措辭，古詩體的好處就全在句法錯落，聲調鏗鏘，措辭押韻的妥貼。木蘭詞所押的是舊詩韻，是逐節換的……

阿端可越聽越感到茫然，林老師會經說過甚麼古詩、近體詩、白話詩，又什麼押韻、平仄、五七言……可是他卻莫名其妙地不知所云。他於是伸過手去，捏了同學一把，那個聽得出神了，毫無反應。他可猛然憶起來了，林老師似乎說過，關於詩這東西，你們現在當然還搞不來，你們只要知道詩有幾種類別，甚麼叫押韻、平仄，便算是懂了。那麼，他也算是懂了。眼睛偶然和書本接觸，「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這可糊塗了。朔氣，金柝，寒光，鐵衣，到底是甚麼東西？朔氣怎樣傳金柝？寒光又怎樣照鐵衣？而此刻，林老師已經講到最後一段了。沒注意聽講實在不成，他提起全副精神要聽講，却力不由心地打起呵欠，眼皮感到酸澀地老要闔上來。他覺得眼前是濛濛的一片……

「阿端！」
「吓！」他被唬了一跳，已經是換節了，全班的同學都起立等着他一個。他慌忙站起來，行過禮，林老師這才離開教室。

「怎樣！你睡？」後面的同學問着他。

「沒有，」他可否認着：「我在想……」

「想？眼睛都閉着的，還賴！」

那個祇好緘默住了。

「這幾天你一點心思沒有，病嗎？還是什麼？」同座位的也湊過頭來低聲問着。

「我打算不唸書了！」

那個盯了他一眼笑起來：「當頭家嘛！」

「功課做不來又趕不上，早晨四五點就要起身，下午又要幫着看蕃薯檔，上課時候提不起精神聽講，倒不如找樣工作做去！」

「找工作！你要找什麼工作？」

這倒是問題了。林老師就說過，現在的社會，用人是以銜頭為準則，你要找得較好的工作，先要擺出你的銜頭。現在唸過中學而當幫工打雜的多的，五七十元的薪水已是頂瓜瓜了。而自己又幹得來什麼工作？敲竹片賣麵？再不然到××搬桌椅？或是專心炸油炸糕，分担一部分母親的工作？在學校裏挨下去更不成，書是再唸不來，花時間沒意思，學費、簿籍、書冊都要錢。目前，就祇好顧慮到目前是了，誰有那耐煩思慮到漫長的往後呢？

好容易挨到十二時一刻，阿端由學校如罪犯被解放出來似的逕自返家。這一帶人煙是極稠密的，每幢房子至少住了十幾家。他的家，樓下是最嘈雜的咖啡店，二樓裏六家，三樓則五家。踏上三樓，有嬰孩的啼哭聲，小孩子操兵的脚步聲，幾個麗的呼聲同時播送，有廈語歌曲、英語歌曲，夾着「劈劈拍拍」的雀戰聲，交織成不能形容的雜响曲。踏進房中，他哥哥躺在木舖上，交疊着脚，哼着咿咿啞啞的廈曲：

當今，船要出港，

我來爲君相送；

一帆風順返來，

我君……走船人……

阿端把書包往桌上一拋，套上那日本式拖鞋，便要跨出房門去，可被哥哥喊住了：「灶上有咖哩肉和米粉湯！」

他回轉頭瞥了一眼，便走了。

(四)

入午後的時間是頂難打發的，阿順這時刻就祇好睡，他的生活受油炸糕支配着，每天午後無論如何都要閉一回眼。但今天很奇怪，他却一直輾轉睡不着，索性爬起來，隔壁裏的雀戰正當劇烈，「白板！」「碰！」「奸他媽！」「二萬嗎？」……那雀戰，不知吞嚥了他多少心血，辛辛苦苦地三元五元，像存入銀行地送到人家袋裏去，有好幾趟且惹起打架，所以他發誓不再玩那勾當。如今，此道話語聽來，份外要感到刺耳。他披上件襯衫，便跨出房外，直下樓去。

走到十字路口，他母親蹲在拐角處的橫邊，弟弟則靠着牆柱，整桶的蕃薯已售去了大半。

「你來得真好！」老太太抬起頭瞧着兒子說：「阿端又說不讀書了；你阿爹已過身，我是老太婆不懂事，一切要你阿兄的作主意了！」

當哥哥的瞅了弟弟一眼，那個低住頭。

「讀書是讀給你自己的，我這樣辛辛苦苦，下午擺這蕃薯檔，每天多討賺一二元，就是要給你買書籍、繳學費用。」

阿端瞥了哥哥一眼，才說：「沒時間做功課，上課時也沒精神聽先生講書，多挨下去是只花錢。」

老太太見阿順不說話，便道：「沒時間？整個下午你儘可以讀，整天還不夠嗎？」

「下午？」阿端即刻抵住說：「整間屋子亂嘈嘈一團，有什麼心思讀書？要寫幾張小楷，樓板震得手都顫動起來，字字皆跳出格外。」

「敢是你想惰……」

當哥哥的這才發話了：「阿端說的話也對，我們的家簡直是估俚間，十年前我也像你這樣子，現在懊悔，但已太遲了！」

「油炸糕糕這是好工作嗎？它就斷送了我們一家，斷送了我們好幾代！十年前，阿爹把油鍋爐……都毀了，發誓不再幹這行業，但幾個月後仍舊要吃這碗飯。他不要我摸到麵粉、竹篾、油鍋……要我忘掉油炸糕，要我好好的讀書，改行

，幹別樣生意。兩年之後，爹死了，我又……

「油炸糕，這是反常的生活，晝當夜，夜當晝。看我們，誰不是只賸下一副骨頭，志氣也給磨泔殆盡。現在我已經是完了，油炸糕糕支配着我，我只能這麼挨下去，空閒就是睡……睡覺。原想找樣工作做，可是有什麼工作能適合我，又能維持一家的生活？沒有，沒有……」

「一切就寄託在你身上囉，束緊腰帶也要給你栽培成人。你就應該好好地讀書，將來出人頭地，是你的幸福。你原本天資極高，只是今年的成績差了一些。六年級了，功課當然難點，加以睡眠的不足，一早就要起身工作，令你沮喪，疲勞……應該給你多休息的……事實上又不能。油炸糕一早便要一個人分送去，不然……今天阿七就是例子，又在搗鬼了。請個幫工嗎？怎麼可能。我是在這麼情形下害了一生，當然不能使你重走老路。如今祇有一法，就是希望你體會家的窘况，刻苦一點，任勞一點，也算是予阿娘的安慰……」

阿順的這番話令弟弟紅了眼眶，他沒想到由哥哥的嘴裏會發出這麼大道理，那句句是眞言。一向來，他心目中的哥哥是隻懶豬，只懂得咿咿啞啞着那爛調，沒想到他竟是一肚子的憂鬱憤懣，不過是以那洩洩氣。的確，是油炸糕斷送了他們一家，瞧了母親那枯癯的樣子，眼淚禁不住要淌下來。他現在是沒落的開端，是該刻苦發奮的……

(五)

現實總是殘酷的。阿順明白該給阿端多休息，但事實上是少不了這幫手的，他仍舊每天老時間就要起身。他們要生活，要生存下來，是不能不如此的。十二歲的阿端，雖說南國的孩子早熟懂事，環境終究是莫大的阻力，口頭上鼓勵的刻苦奮發，只能持之一時而已，沒有具體的改善方法是成不成的。

又一代，開始沒落下去了……



五四的狂飈，吹倒了傳統文學的圍籬，使文學走向羣衆。四十二年了，這陣風起了，又息了。新詩自胡適的「嘗試集」後，前途呢？沒有！於是，有人喊新詩的再革命，舊的必須打倒，新的必須建立起來。

我不會忘記自己是華人，我也知道我是馬來亞的華人。什麼樣的土地，什麼樣的陽光和水分，就結什麼樣的菓子。放眼縱觀以往詩的路線，橫視今日馬來亞華文的環境，我願意提出五點再革命的意見，這就是：

① 新詩是舊詩橫的移植，不是縱的繼承；

② 格律與韻腳的廢除；

③ 由內容決定形式；

④ 主知與主情；

⑤ 新興舊、好與壞的選擇，亦即詩質的革命。

這只是很粗疏的五點，也許將來還有所增添，因為這只是一個運動的開始。現在再就以上各點，分別說明：

① 新詩是舊詩橫的移植，不是縱的繼承；這一點是配合地理環境加以解釋的。我們馬來亞華人的祖宗，當初南來的時候，絕對沒有承受過先人的遺產，而是憑赤手空拳在這塊土地上建出樂園來的；其與祖國的關係，只是血統的繼承，而功業則是橫的移植。今日，馬來亞的華文新詩（甚至中國國內的新詩也應該是一樣），也應該是橫的移植。從我們傳統文學得來的遺產，只是中國的方塊字和那種文化精神，並不是那種舊詩的形式和內容。時代是會進展的，我們要使用新的工具，新的形式，新的內容，從事新表現的新詩，而不是舊表現的新詩。由這一點，可以引發出後面的四點：

② 格律與韻腳的廢除：這本是一個很殘舊的問題了，其廢除之必然，已成定論。可是，觀乎今日馬來亞新詩的趨向，似又向格律與韻腳這方面發展。我不得不觸目驚心地提醒大家，新詩運動的第一個階段，便是自由詩運動，也即是五四時候的新詩運動。自由詩最大的意義，是從中國的格律和韻腳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而現在，是我們新詩再革命的時候，無論題材與內容都是多彩多姿，格律詩絕不可能再復活，再被提倡。格律詩與自由詩之比，正如燭和電燈的光相比一樣，誰聽說過前者較後者為強呢？世界是進步的，文學是進步的，詩也是進步的，別再開倒車去寫格律詩吧！

新詩的再革命

· 凌冷 ·

③ 內容決定形式：過去的舊詩，和目前流行的十四行和方塊體等新詩，一塊塊豆腐乾似的排在紙上，也就是所謂形式是由韻律和節奏所決定，內容只是一種填上去的東西，完全將本末倒置，化果為因了。我相信任何一個人都會相信，今人的生活形態和接觸到的空間會比古人為廣，而感受也比古人為多，其內容絕非某一些形式所可決定。反之，內容却可以決定形式，怎麼樣的內容，有怎麼樣的形式，表現的手法是多彩多姿的。

④ 主知與主情：在心理學上的解釋，「情」是主觀方面的快與不快的感應。而人類對外界事物的感應，可發生三種狀態，即知，情，意。首先由我們的感官直覺到觸及某一事態，此即知；由知而有反應，此反應有快有不快，此即是情；情發生後再而有一種理念發生，此即是意，也就是所謂人的理性。以前的詩只限於前兩者，即感官的享受和情感的滿足，而缺乏人類理性的發揚。在這裏，我們願意理性成一運動，無論快與不快，歡樂與痛苦，光明與黑暗，奴役與搏鬥，沉淪與新生，都能由我們的理性選擇，而寫出呼喚人性的詩句。這是一種有意義的開拓工作，是意思思放的活動的開拓，也是內容深度的發掘。

⑤ 新興舊、好與壞的選擇，也是詩質的革命：第一點已說過，由格律詩到自由詩，是詩的革命的

第一階段；而第二個階段便是詩質的革命，也就是今日所談的新詩再革命。格律詩之所以舊，是因為它所使用的韻文的舊工具，因此，它的表現手法也是舊的；自由詩之所以新，是因為它所使用的散文的新工具，其表現手法也是新的。這並不是小足的放大，而是天足的自然。我並不是說格律詩不好，因為這不是不好的問題，而是時代進展的新與舊的問題。過去的格律詩當然有不少好的，今日的自由詩也有很多壞的。但是，絕不能因舊的有好的而保留，新的有壞的而揚棄，否則，大可不必談新詩，大可不必談革命，大可以搖頭擺腦地去低吟一首杜甫的七言了。說韻律，誰能比杜甫更有洪詣、更工呢？所以，這不是好壞的問題，是新舊的問題。朋友，有新的創造才有進步，別怕沒有形式，只要有勇氣去創造，就會有進步的。也許將來人們不叫我們創造的是詩，那我們到時就起另一個名稱吧！誰敢說宋詞是詩呢？但又有誰敢否定詞的價值呢？讓將來文學史的作家這樣寫着吧：

「中國新詩運動的歷史，完結於馬來亞華人的手裏；而現代新詩的基礎，也從那裏開始！」

寂寞的 C·G·蘿蕾蒂

申 強

當我逝去後，最親愛的，
不要爲我唱哀怨的悲歌；
不要在我頭頂種植玫瑰，
或是松柏樹，使樹蔭太多；
祇願你是綠草覆蓋着我，
陣雨或露水會使它潤濕；
假如你願意，請你記取，
假如你願意，請你忘却。

因爲我將不能看見樹蔭，
那時我不能再感到雨霧；
我再聽不見枝頭的夜鶯
歌唱，彷彿也感染到痛苦；
而每當夜夢爲曙光驚醒，
却並不升起或是沉落；
偶爾也許，我會記取，
偶爾也許，我會忘却。

我之願意先譯這一首「悲歌」出來，不外要讀者了解 C·G·蘿蕾蒂 (Christina Georgina Rossetti) 的風格，了解這首詩雖然簡單却很有些回味，了解詩句中很有一些女性的陰柔。而喜愛讀十四行的朋友總記得莎士比亞也有相仿的歌聲，因爲莎士比亞在他十四行集中第七十首中寫着：

「當我逝去後請不要悲傷，
而後你會聽到鬱悵的鐘敲响。」
這十九世紀始出生的女孩子，的確是深受莎士比亞的影響。她生前所寫下少數的十四行，用字雖簡單，含意却深妙，如夾雜在莎翁的十四行集中，一點也不失色。當新大陸上的文壇已漸向

原野、人性的呼聲、不受束縛的路途上前進，她還浸淫在十六世紀的花園中。

一八三〇年十二月五日，C·G·蘿蕾蒂生於倫敦。從她的出生年日，不禁使我們想起新大陸上無獨有偶的安美莉·狄更斯，後者生於同年同月十日。這二個女孩子，她們之間，有多少難以形容的相似處，又有多麼極端的不同。我準備下一篇再專談狄更斯小姐，這裏從略。

C·G·蘿蕾蒂生長在一個古怪的家庭中，這家庭對英國藝術及文學的歷史上，都劃下過一道深深的痕紋。她父親是一個詩人，一個因政治關係自意大利逃至英國的難民，後來成爲皇家書院 (King's College) 的教授。她母親是半個意大利人，父親却是地道的意大利人。他們遷至英國後，一年一個一連生了四個孩子，C·G·蘿蕾蒂居最小；大姊叫馬麗亞·法蘭莎加·蘿蕾蒂 (Maria Francesca Rossetti)，後來成爲一個修女；二哥是著名的但第·加波里·蘿蕾蒂 (Dan-te Gabriel Rossetti)，詩人、畫家、主要的辯論家；三哥叫威廉·米高·蘿蕾蒂 (William Michael Rossetti)，是作家、評論家、信札作者及某些雜誌的編輯；小妹 C·G·蘿蕾蒂則成爲一個虔誠的、純潔的抒情詩人。

讓我們說那富有音樂性的意大利語言，影響了後來 C·G·蘿蕾蒂詩的音樂化，這是先天的，因爲在十二歲時，她便開始學寫簡單的抒情詩。但她對英文語用字的適當、精簡、恰到好處，却是後天的。她二哥但第·加波里的名氣遠比她响亮，但他的成就祇是長詩及畫。但第的畫給予社會一種標準，但他的詩會爲一般人所批評，

甚至查爾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亦會斥其詩爲「醜劣」、「不適當」、「不虔誠」的產品。但稍涉獵詩壇的讀者，都可以指出 C·G·蘿蕾蒂的短詩，實是英文詩中最高的成就。

C·G·蘿蕾蒂的性格和但第亦不相同，却有幾分像她做了修女的大姊。但第曾結婚，他的妻子和他曾有一段佳話。伊麗莎白·施道 (Elizabeth Siddall) 初爲但第的模特兒，那時她十七歲，高大，有綠灰色的眼睛及頭髮，「像閃光的銅」；有說他們已經訂婚了，但十年後但第始娶她。婚後二年，伊麗莎白即因服過量之藥而逝去，與伊麗莎白同葬。九年後，但第因出全集，又將伊麗莎白的棺木挖掘，取出手稿。

但 C·G·蘿蕾蒂正相反，她沉靜、緘默，而且害羞，喜歡過一種淡泊自處的生活。她有一種極高的宗教情操，所以，她用極虔誠的心境來創作。她的詩篇完全和她的性格相同，是憂鬱的、沉靜的，有一種靜謐的美。她認爲這世界是罪惡的。她摒絕了快樂，把自己關在小圈子裏。她厭惡這積惡的世界。她怕任何一個人，因爲這罪惡的世界上有太多的壞人。她說：「如我們現實的生活裏沒有包括甚麼的話，我怎能引用快樂這二個字。」

我們知道：她兩次拒絕結婚，便是宗教和內心交戰，最後她躊躇了。

首先她和詹姆士·告林遜 (James Collins) 分離，因爲他是一個改變天主教的人。後來她又和查利士·凱利 (Charles Cayley) 戀愛着。她深深愛着凱利，却又怕他提起結婚二字，她

以為和一個不是「完全宗教化」的人結合，是沒有幸福可言的。但那裏去找一個完全宗教化的人呢？此時她已深深沉浸在一種精神上的蠱惑中了，她已委身給神，所以，世界上任何大情人，也難以在情場上俘虜她。

爲了自己安全，也爲了拯救自己，她成了隱士。一間小屋，她安靜地居住着，孤獨而寂寥。十五年來，她伴着她年老的母親，也很少離開老人而獨居一夜的。她熱心宗教，喜愛文學，尤其喜愛小孩子，也從不忘記救濟貧苦。

六十四歲的C·G·蘿蕾蒂小姐死於癌病，她一生都在和病魔搏鬥着，身體很瘦弱，而精神總算很好。

她的精神氣質，完全保留在她詩篇裏。她的詩千篇一律是帶點憂鬱，是悲觀的。像前面譯出的「悲歌」，全篇連繫緊湊，前一節提出了玫瑰、松柏，代表愛情和永恆，後來又提出樹蔭和草坪上的雨霧，於第二節中再套出來，却一點不感到累贅。人生是謎樣的，生前有快樂，有痛苦，但死後較生前更迷眩，不知快樂抑痛苦。所以，她請愛她的人不必悲哀，快樂就記取，痛苦就該忘却。

她的詩又是很工整的，在行列的範圍內，是精美的文句，串响着鏗鏘的音樂。它每一行每一字都吸引着人，越讀越快，反彈出自然的旋律。我們試看她的「生辰」(Birthday)：

「我底心像一隻鳴唱的小鳥，
在一株潤濕的嫩枝上築巢；
我底心像一棵豐滿的蘋果樹，
枝幹上有累累果實垂吊其處。」
她用歌唱小鳥來比喻她心情的愉快，用蘋果樹來表示思想的豐富。第二段裏，她還用了絢爛的長虹。她的心比甚麼都快樂，因爲她生辰就來到，她愛人便要回到她身邊。

如前面講過，她的詩多少有點因襲，是保守的。但在詩的組織及文句上，却是全然新形式化的。她的一些作品，如「記憶」等篇，都是極工整的十四行。此外，誰也不能否認，她的詩意境

極美，美得導引你步入畫境，表現一種最高的境界。例如「回聲」：

「在靜寂的夜晚請跟隨我來，
來到一如在輕語的夢中，
再出現是你溫柔的圓臉，和眼睛，
明亮得如同小溪上閃着的陽光。」

歸去吧！頰上掛着點點淚光。
啊！記憶，希望，與不盡的愛。」
C·G·蘿蕾蒂是寂寞的，她的天才一直被深深埋沒着。在這裏，我願以很虔誠的心來介紹她，因爲她是十九世紀少數傳留下來的女詩人之一。

中 午 的 鄉 村

法 國 F. Jammes 作
子 豪 譯



中午的鄉村，牛群的角間
嗡嗡的飛着金色的蒼蠅。
假如，你要去，我們就去
去到單調的鄉村。

聽雞啼、鐘鳴、孔雀的呼喚：
毛驢在那裏長嘶：
伸向遠方的垂楊像一條彩帶。
空中飛翔着黑色的燕子。

滑車發出轆轤的、轆轤的聲音
在被蘚苔侵蝕的圓井邊，
一個金髮的女郎
提着古老的水桶，洒出銀色的雨點。

女郎低頭慢行
水甕頂在金色的頭上，
她的頭像一個蜜蜂筒
在桃花樹下閃織着陽光。

村中黑色的屋頂
挺向一片藍天；
懶惰的樹
顫動着，顫動着，在地平線。

含羞草及其他

·原上草·

含羞草

在偏僻的草地上，你總看見過含羞草吧？它們一叢一叢地各自發展生長，然後沿着四週擴大而終於匯合成一堆，築成一座令人們和牛羊羣搖頭却步的地盤。

春天來了，含羞草慢慢從生意盎然的綠草叢中抬起頭，試探地展開一瓣瓣細小的葉片，承托着晨露和陽光，孕育了足夠的生機後，再把一顆顆紅絨樣的花球高高舉起來。它們的根莖緊緊抓着泥土。它們的壯而多刺的莖莖分別朝向四方，像害怕遭受來自多方的突襲而隨時警戒着般的；只要一些風吹草動，它們便把葉子摺合起來，機警地等候要來的一切。

含羞草，自生自滅的含羞草，它們的個性是倔強的，它們的態度是沉着的，在許多不知名的蕪亂雜草包圍下，始終堅定地排除可能的障礙，伸出鐵條一樣的手臂來。當猝地起了可叫樹木折腰的狂飈，野草們瘋狂起舞的時候，它們只輕輕地擺下葉片鎮定得像一塊石頭；暴雨也不能使它們損害到分毫；它們熱愛泥土，泥土賦給它們堅韌不拔勇氣的憑藉。

你當然不會喜歡含羞草的，因為它們有刺人生痛的角刺，它們沒

有開放一般向人眩耀的花朵，它們也不散發沁人心脾的芬芳。它們喜愛沉默，却飽孕着反抗的意志；它們僻處人跡罕至的角落，却也不忘傳帶春來了的消息；它們謙卑、倔強、堅忍、活潑、精壯，無視於最惡劣的環境，而默默地生長、擴展……

在偏僻的草地上，你總看見過含羞草吧？它們的樣子醜陋得惹人討厭，就像你討厭一些在你心裏起惡感的人。但是，它們不能憑你的討厭心理而銷形匿跡，因為它們有一股熱愛泥土、沉着奮鬥的蓬勃毅力。

寂靜的夜

時常是一個寂靜的夜。

時常是一個漆黑的夜。

人在這時是沉默的，心在這時是活躍的。

雖然聽不見喧鬧的聲音，但我似乎聽見有千萬不同的呼喚來自四邊。

雖然看不見咫尺以外的景物，但我似乎看見千萬不同的形影往來變幻。

時常是一個寂靜的夜，漆黑的夜。

給委屈的心情，給歪曲的事實

，給生活逼乾了汗水的疲憊身子都暫時安置下來。

人在這時是沉默的，心在這時是活躍的。

想起燦爛的明天，爲了燦爛的明天，我欣然地忍受這段漆黑的沉默。

伴着燈火，我打發這段寂靜的夜。

繁星

今夜的天空有繁星閃爍。

對着它們，你是否引起太多的幻想，還是牽動久遠的回憶？

地上的燈火遠遠地招搖，像一點捉摸不定的靈感，飛越過沉沉的腦海。

流螢掠近你身旁，你是否因遽爾的親切而感到驚喜交集？

今夜的天空有繁星閃爍。漫漫的長夜在無聲無息地消逝……

對着它們，你是否以爲地上的燈火來得溫柔，還是飄搖的螢火來得給旋有緻？

啊！它們又向你含笑地眨動眼睛了。

這是多麼奇異的想頭，你忽然在心裏驚起：「春天的足音已經一步步去遠，難怪荒雞的催曉來得這

麼匆急！」

晨霧

陣陣鷄啼喚醒了沉睡的大地，你睜開一夜無眠的倦眼，遽地發覺四週的濃霧。

於是看不見遠的山林，近的房屋，你只看見你自己，感到自己心房的抖動。

飄飄的晨霧圍繞在身旁，飛進衣衫的隙縫，你忽然害怕地挪挪身子，隨手搥開去。但是，隨散隨聚，你感到胸口一陣陣窘逼。

啊！好大的霧。

它封鎖着了含有活力的一切、真實的一切。

它使你看不見外面的事物，只看見你自己。

它給你一個惡意的孤獨，而在心裏懷疑你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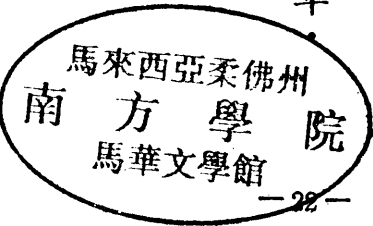
霧裏駛出一輛車，霧裏走出一個人，霧裏射出一點光……

你站住細看，你大概看見了前頭一片隱約的真實。

你挺起了胸口，因爲你已經知道那是必要的驚懼。

睜開一夜無眠的倦眼，你遽地發覺四週的濃霧。

於是你微微地笑了，你知道濃霧過後將有一個好天氣。



華德狄斯耐的彩筆，帶給觀衆深刻而鮮明的印象。童話的世界多麼美啊，它包藏着使人驚異的真理和智慧。以愛爲主題，以愛爲終的，愛的旗幟，導引人類走向眞善美的境界。一位創作家的苦心，從每一個五彩的畫面中，透露無遺。

在「木偶奇遇記」中，我們看到一顆衰邁的心，因愛而年青；一顆冀禱的心，因愛而成熟。

曾經見過許多歌頌母愛的作品，但是，養育幼小一代的辛苦與榮譽，一半還得歸於偉大的父親。

木刻家吉伯圖，晚年無嗣，在他逐漸褪色的生命底殘葉裏，這是最大的遺憾；辛勞的工作使他衰老，他急於希望有一個可愛的孩子，以填補他晚年的寂寞，不只一次跪在窗子旁邊，祈禱閃耀着星辰的上蒼，幫助他完成這一個眞摯的意願。

女神終於被老人的誠意感動了。在一天晚上，她駕着雲朵的白帆，來到吉伯圖的家裏。女神只用金棒輕輕一點，小木偶畢畢甘阿，不用弓線便能够行走歌唱了，雖然小脚鴨蹬在地板上，仍有木塊咯咯撞擊的音響。這奇蹟，救出一顆封凍在煩惱中的老年人善良的——吉伯圖終於戴上了義父的金冠，而從此卻挑起做父親的重担。

塵世是美麗的，然而非常複雜。要做一個有血有肉有靈魂的人，少不了一份做人必須有的智慧。於是，老父親第二天便送小木偶去上學。小木偶左手拿着鮮紅的蘋果，右手拿着美麗的新書，快快樂樂的上學去。這是多麼重要啊，這是人生起點的第一步。

在去學校的路上，純潔的小木偶，碰上了奸滑的老狐狸。這老傢伙眼睛一眨，計上心來，騙走了小木偶的蘋果，又想騙小木偶純潔的小身體。一個天真的孩子，那經得起甜言蜜語的哄誘，竟忘記了父親的囑咐，乖乖的跟着騙子走。

純潔無疵的小生命，懷着白紙樣的心情，踏上了漂泊的道路。人間的社會繁華絢麗，一雙天真的眼睛，懂得些甚麼呢？千紅萬紫

的背後，你知道竟隱藏着多少風波和變幻呢？天真可愛的小木偶！小木偶被騙賣給馬戲班去，兇暴的馬戲班主人，用小木偶的身體賺了許多錢，變成大腹便便的巨富，對於小木偶却十分刻薄，晚上把他關在鐵籠裏，給他吃的只是冷菜和麵包屑。小木偶這時才知道被騙了，但是，悔恨已經太遲。小蟋蟀傑密南幫助小木偶脫了險

心的泊漂

· 薇 季 ·

，小木偶立誓以後小心不再受騙了。

對於孩子的失蹤，作父母的應該如何着急。吉伯圖——這苦心的父親，等着孩子不回來，好好的中飯都冷掉了，一直等到晚上還回不來。於是，他提着燈籠，冒着風雨，長街短巷，到處呼喚着孩子的名字，然而那裏有他兒子的影子？狂暴的風雨呼嘯震顛抖着父親焦急的聲音，那蒼老的聲音漸喊漸遠，從城市喚到荒野，那慈祥的身影，終於隱沒在雨霧深遠處。

不是冤家不碰頭，歸途上，小木偶又遇見老狐狸，想逃又逃不走，他又被甜言蜜語騙住了，終於被車子載走，和大伙兒被騙的孩子一起送向「歡樂島」。這島上，有吃的，有玩的，有烟酒女色，許多潔白的靈魂漸漸被麻醉腐化了。到最後

，這些被騙的孩子，都要變成騾子被賣出去。等小木偶發現被騙的時候，頭上已經生起了兩隻騾耳朵，有許多同伴已經變成了騾子，一船一船被載走。小木偶急得喊爸爸，但是，那兒有爸爸的影子？

小蟋蟀又營救了他，小木偶心裏對自己說：「以後真的該好好做個人了！」

小木偶悲喜交集地回家，却不見了爸爸。他哭喪着脸到處尋找。天地那般遼闊，探問路人，他們都搖搖頭。最後，小木偶經神靈的引導，到海底去尋找，他問魚羣：「我的爸爸呢？」魚羣不回答。這徬徨漂泊的孩子，難道真的失去父親了嗎？

在一個岩洞裏，透射出一絲燈光，父親正在一艘破船上釣魚。小木偶終於找到了父親，但是，岩洞口突然閉塞，原來這黑暗的洞，正是大鯨魚的咽喉。父子倆燒起破船板，他們改乘木筏逃出來。不過，兇暴的鯨魚在後面窮追，海上湧起了大浪，小木筏快靠岸的時候，却被一個山一樣的大浪打着粉碎，父子倆的身體，被潮水捲上了海灘。

太陽暖和的照耀下，父親漸漸蘇醒，小木偶却完了。碧藍的海水，撞着了海岸，激起起雪白的浪花。小木偶美麗的屍體，躺在奔騰的大海面前，默默的一聲不响。老父親呼天搶地的哭聲，連歡唱的海浪也被鎮懾住了。女神感動於這個至情的場面，終於救活了小木偶。

受盡磨難和波折，小木偶，從此要做一個眞正的人了。他懷着一顆赤誠的良心，鼓舞着一腔熱情，勇敢地做人！

讀者·作者·編者

本刊的外貌和內容，在這一期都有了重大改變，可說是以嶄新姿態出現在讀者面前的。我們所作的一個大胆嘗試，就是特約當代名家撰寫中篇小說，印成三十二開的小本子，隨同本刊一併發行。因為我們感到：以舊有的篇幅，如把一篇兩萬字的稿子作一次刊完，未免太呆板，也太單調。現經這樣一改，就可免去此種缺陷，並予讀者在攜帶和保存上以方便。當然，這使本刊的成人大為增加，但為了更好地為讀者服務，也就不予計及了。

再說內容，本刊原是綜合性的文藝刊物，今後則將朝向純文學方面發展，而以「人性的尊嚴，生命的和諧」為終極目標。在此，我們願請作者賜予合作，多多供給這類稿件，使本刊此一風格得以逐漸形成。同時也得說明：我們堅持創作態度必須嚴肅，我們反對以政治標準來代替藝術標準，我們不受任何教條的束縛，我們不盲目的崇拜偶像。凡來稿合於上面所說的，我們會極高興的刊了出來，介紹給我們的讀者。

現在，我們要提到這一期的幾篇文章，向讀者推薦一番。

「油炸粿」之淚，是一篇很好的寫實小說。作者權利先生，為馬華文壇的後起之秀，常有作品在各報刊上發表。他善於製造氣氛，故事的開頭，只是淡淡着筆，用百餘字來寫景，却傳出了全篇的情調。他不經心於組織，每每隨意抒寫，而有自然的順序。他把整個故事一氣呵成，毫不攙入個人的感情，却能使讀者深深感動。我們為馬華文壇有此新血而驕傲，也為能刊出此文而覺榮幸！

遊記最易寫，也最難寫，易在題材俯拾皆是，信手可得；難在如何去蕪存精，運諸筆下。而謝冰瑩先生可算是此中高手，她的「太平山紀遊」，雖是三天山居生活的起居注，但絕非「有碗話碗，有碟話碟」，照樣把事情用文字覆述一遍。她是名作家，手法畢竟不凡，對於自己所覺察到的新鮮事物，既抒發了內在的感情，也表達了個人的見解。我們要提請讀者注意，如果打算學習寫作，這篇文章應該細讀才好。

在馬華文壇來說，散文還沒怎樣吃香。因為，散文這玩藝兒，寫固然難，讀也不容易。寫要寫得清新雋永，意在言外；讀要懂得怎樣去領略詞中之趣，弦外之音。但本刊這一期所刊原上草先生的「含羞草及其他」，却是風格獨創，文筆細膩，字裏行間寄託着深遠的哲理，置諸當代一流散文家集中應無愧色。

凌冷先生提出了「新詩的再革命」，他的五點意見很具體，這就是：

- ① 新詩是舊詩橫的移植，不是縱的繼承。
- ② 格律與韻腳的廢除。
- ③ 由內容決定形式。
- ④ 主知與主情。
- ⑤ 新興舊、好與壞的選擇。

我們對此不想妄作批評，還是請讀者自己去作判斷吧！

在當代的文學工作者中，黃思騁先生是寫作態度最嚴肅的一位。他這次特就文學上的風格有所論述，指出作家之於風格，猶生命之於人，一個沒有風格的作家，就足以說明他的文章沒有靈魂，可謂切中肯綮，發人深省。而且，他還舉出馬吐克溫、契訶夫、傑克·倫敦和哈姆生的作品為例，來說明作家與作家之間在風格上的迥異，更把這一問題說透澈了。

此外，張兆先生的評介「約翰·克利斯朵夫」，使讀者能領略到這部巨著的精華，發現羅曼羅蘭的天才。季薇先生的「漂泊的心」，則透過小木偶的故事，來說明人生途途的險阻。申強先生的「寂寞的C.G.蘿蕾蒂」，是介紹一位被埋沒了的女詩人。周垂和白蕓二位先生的詩作，同是別具風格，要請讀者去細加體會了！

蕉風月刊

第七十八期

一九五九年四月號

出版者：

蕉風出版社
電話：五九五八〇
No. 13, Road 201,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承印者：

馬來亞出版印務公司
電話：五九五八〇
No. 13, Road 201,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總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二三七三三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零售：每冊叻幣三角
半年叻幣一元七角
全年叻幣三元四角
訂閱：

The
Chao Foun

Monthly

No. 78, APRIL 1959

No. 13, Road 201,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